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

何泽寿

作者主页: <https://chl.cn/lunwen> ORCID: 0009-0008-9660-2669 修订时间: 2026-9-9 V147

推荐引用格式: 何泽寿. (2026). 铸币论. Zenodo 预印本. <https://zenodo.org/doi/10.5281/zenodo.21260320>

摘要

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买入外汇、黄金和信贷扩张等方式发行货币，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这一垄断制度具有高度隐蔽性，其理论依据是“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掩盖了货币的真实来源。

本文通过逻辑推演发现，从价值论看，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来源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然后进一步发现，从制度论看，货币是国家设立的跨代理信托工具，即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从分配论看，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即铸币税分配；从增长论看，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是垄断了劳动力，使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导致货币元分配失衡，引起债务高企、内需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和生育衰退，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

本文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以此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这一改革的实质是把经济发展锚定在生育消费之上，在保障人民生命繁衍和代际传承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铸币论；货币本质；跨代信托；生育铸币制度；国家经济学

研究说明

2025 年我国新生儿已锐减至 792 万人。若不改革，按人口学家梁建章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到 2050 年我国新生儿将跌破 500 万人，到 2100 年或将跌破 100 万人。这将动摇国本，失去发展根基，走到“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

《铸币论》建立了“国家经济学”新范式，揭示人口危机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由九篇正文组成：导论、历史理论、**货币理论**、改革方案、制度批判、战略理论、循环理论、国家经济学宣言、理论纲领，详见以上作者主页。

研究表明，我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根基，将建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从根本上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摆脱美元剥削，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与理论溯源

（一）堵点卡点：货币元分配失衡

（二）现实挑战：货币元分配失衡导致内需不足和生育衰退

（三）传统经济理论的共同缺陷：货币的价值本源缺失

二、理论破局：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理论视角论证如何做强国内大循环

三、破解时代悖论：AI 越进步，新生儿越稀少

（一）悖论表现：科技进步与民生困境同步加深

（二）悖论根源：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吞噬了经济增长

（三）根本出路：用“生育铸币制度”将科技进步转化为全民红利

四、传统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把人口视为外生变量，见物不见人

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

二、货币理论的发展脉络

三、货币本质理论的价值本源盲区

四、人的再生产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五、分配理论的现状与不足

六、国内大循环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七、本文的理论突破口：破解货币本质

第三章 货币价值论：货币=劳动力（本质属性）

一、货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

二、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 (一) 家庭生育孩子产生货币，货币的实质是“生育铸币”
- (二) 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交换
- (三) 货币与劳动力商品是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
- (四) 货币的价值守恒与增长机制：科学技术的代际传承
- (五) 劳动力商品是父母发起的资本和多代价值存储，能与货币总量匹配
- (六) 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表现形式，本质是劳动力
- (七) 货币以劳动力商品为桥梁，计量各类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

三、对货币本质的进一步延伸理解

- (一) 货币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
- (二) 生育劳动是货币的价值基准和最终支持，是货币的终极锚定
- (三) 货币扩容是伴随国家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步增长的货币发行
- (四) 货币总量与劳动力商品总量是国家经济总量的一体两面
- (五) 货币的币价由在岗劳动力支撑——币值稳定的微观机制
- (六) 人口消费力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需求决定供给
- (七) 货币的功能是充当人口消费力

四、价值本源：铸币税来自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

五、生育铸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需要通过生育铸币制度来显性确立

六、经济哲学和元理论创新：生育劳动本体论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 (一) 经济哲学：生育劳动本体论
- (二) 元理论创新：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第四章 社会再生产理论：货币、科学技术、劳动力价值同步扩张规律

一、扩大再生产：增量商品与增量货币匹配（国家经济增长）

二、简单再生产：让存量商品反复重现来匹配存量货币

三、社会再生产的三维特征

四、劳动者失业的两种情况：软失业和硬失业

五、科技革命下的就业结构转型：物质消费有限性与人力服务的无限性

六、理想的经济循环：人们通过生育劳动获得增量货币，产生人口消费力

第五章 对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进一步推论

第一节 货币制度论：货币=跨代代理信托工具（基本属性）

一、货币是国家创立的统一支付工具

二、货币的实质是跨代理信托工具

（一）货币信托代理的几方关系

（二）货币信托工具的流通机制

（三）货币信托工具的本质特征：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

（四）货币信托工具的外在表现：是一个万能的支付工具

三、货币信托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

四、货币信托工具的底层约束——信托法则

五、生育铸币制度对货币信托法则的回归

第二节 货币分配论：货币发行=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基本属性）

一、铸币税及其元分配属性

二、货币是铸币税的完税凭证，持币者是纳税人

三、货币发行市场与货币流通市场的二元划分与本质区分

四、货币发行作为元分配的学理依据

五、生育劳动在元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六、新的国家经济三级分配体系

第三节 货币增长论：生育消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核心载体、根本路径）

一、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量和人口消费力（消费货币）的同步增长

二、推动生育消费的本质是扩大国内人口消费

三、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内生动力

四、没有生育消费，就没有人和经济：消费与经济是人的一体两面

五、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侵蚀了生育消费基础，无法持久

六、生育铸币制度是推动生育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制度保障

第六章 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是垄断了劳动力

一、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推导：从货币符号到权力实质

二、垄断劳动力的五重表现

（一）垄断了劳动力价值的社会确权（什么算劳动）

（二）垄断了生育劳动成果与铸币税分配（价值归谁）

（三）垄断了全社会劳动力的支配权（流向哪里）

（四）垄断了劳动力的就业权（能否在岗）

(五) 垄断了劳动力的定价权 (价值多少)

三、历史验证：西方从白银货币垄断到美元霸权，都是对劳动力的跨国垄断

四、货币垄断制度导致货币元分配失衡，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

五、货币垄断制度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制度根源

六、货币垄断制度违背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

第七章 实证与理论研究：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

一、银行会计报表中的“货币负债”只是会计记账规则的形式表现

(一) 货币发行即分配，并且银行只是“记账人”而非“债务人”

(二) “货币负债”只是会计形式，实际是银行代为记账和保管的支付工具

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社会生产过剩理论模型”

(一) 铸币税集中：银行部门占有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支配权

(二) 货币集中：极少数人掌握了天量货币

(三) 两者叠加，导致社会生产过剩：供需断裂

(四) 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三、模拟改革结果：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会计语言表达

(一) 改革目标：让人民成为国家经济的债权人，实现产销两旺

(二) 改革模型

(三) 重新认识货币

第八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

一、核心机制：从“源头梗阻”到“循环贯通”的逻辑转换

(一) 价值确权机制：生育劳动从“无酬付出”到“价值源头”

(二) 消费注入机制：从“存量调剂”到“增量创造”

(三) 就业激活机制：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

(四) 代际平衡机制：从“透支未来”到“储蓄未来”

(五) 通胀防控机制：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平衡”

(六) 主权自主机制：从“外部依附”到“自主可控”

二、做强国内大循环的运行逻辑：五重螺旋上升的内生增长

三、做强国内大循环的系统集成：五锚合一

(一) 价值锚：以生育劳动作为货币价值终极来源

(二) 分配锚：以生育补助作为货币发行的元分配起点

(三) 需求锚：以提高人口消费力作为内需根本动力

(四) 增长锚：以生育消费作为经济增长载体

(五) 主权锚：以人的再生产作为货币主权根基

四、制度变革的本质：从金本位、美元本位到“人本位”

第九章 研究结论

一、从价值论看，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

二、从制度论看，货币是国家设立的跨代代理信托工具，即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

三、从分配论看，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即铸币税分配

四、从增长论看，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

五、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是国家经济的货币基础

六、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是垄断了劳动力，导致货币元分配失衡，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

七、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

八、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机制

九、经济总纲（核心结论）：生育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

参考文献

附录：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

前言：理论衔接

《铸币论（二）》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概念，现扼要摘录如下，有助于理解本文理论：

1. 生育劳动：指孩子成长为具备社会劳动能力的个体之前，家庭部门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在怀孕、分娩、抚养、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所有直接和间接人力投入。

2. 劳动力商品：指劳动者以其体力、智力和技能为基础，生产物质文化商品和提供人力服务的能力。

3. 货币载体与货币内核：货币在形式上由“货币载体”和“货币内核”两部分组成。货币载体指货币的外在形式，例如金属、纸钞、电子货币等，其作用是识别、防伪和辅助流通；货币内核指货币面值与其制造成本的差额，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核心。货币发行者正是利用货币内核占有铸币税。本研究所称的货币，指货币内核。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与理论溯源

（一）堵点卡点：货币元分配失衡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然而，在实践层面，国内大循环面临结构性梗阻的堵点卡点，其核心表现是债务高企和内需不足，根本症结在于“货币发行市场”上的元分配失衡。所谓元分配，指对增量货币的分配；其实质是对铸币税的分配，本质是货币发行过程中对社会生产的增量价值进行的第一次、最原始分配。

长期以来，在全球通行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架构下，货币发行直接绕开了家庭部门这个社会消费主体，直接大量流入极少数人手里，无法形成社会有效消费需求，导致国内大循环出现结构性梗阻：

1. **货币集中与货币泛滥**。货币在发行市场主要流入贷款市场、资本市场、出口部门和虚拟经济等领域，然后通过高薪报酬、利润分配等方式大量进入极少数人手里，同时大量货币滞留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套利，大量货币被造出来排队等着放贷，人们常常会收到电话：您需要贷款吗。

2. **供需断裂**。大量家庭缺钱消费，导致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需求端，家庭部门普遍需要生育消费，却没有钱，导致消费不足和生育困难；另一方面在供给端，很多人想卖商品、想找工作，但是因家庭部门消费不起，只能滞销和失业，导致销售和就业困难。这种供需断裂的实质是没有货币来做交换媒介，使供给与需求双方长期断裂性地存在，连接不上。

现代社会，家庭部门需要花费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劳动”投入，才能培育出合格的社会劳动力，同时创造了货币价值（详见第三章），却不能在货币发行市场上得到这个货币。这一货币元分配失衡，从根本上违背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使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持续偏弱，导致供需循环不畅。若不从货币发行的源头纠正这一失衡，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将面临持续挑战。

（二）现实挑战：货币元分配失衡导致内需不足和生育衰退

从表面看，内需不足是居民“没钱消费”或“不敢消费”的经济现象。但从深层结构看，其根源在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价值未能获得应有的社会承认，因此不能在

货币发行市场上得到制度性经济补偿，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在国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长期偏低，进而表现为社会消费需求不足，呈现出宏观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提升之间的脱节。

与此同时，经济总量的扩张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使家庭承担的生育成本持续上升，常常导致育儿家庭入不敷出的收支失衡，抑制了生育意愿，使生育率持续大幅走低；这一生育衰退又进一步削弱了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供给。

以上内需不足和生育衰退是货币元分配失衡的两个主要结果。前者是家庭当期消费能力被压缩，后者是家庭对未来预期的转弱。二者紧密结合，使国内大循环同时面临内需不足的当前挑战与生育衰退的长期负面锁定。

（三）传统经济理论的共同缺陷：货币的价值本源缺失

面对内需不足困境，传统经济范式聚焦于货币流通市场上的再分配调节，忽视了货币发行市场上对铸币税的元分配失衡。造成这一实践偏差的根源在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货币价值本源缺失的共同缺陷。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价值创造、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及其规律的学科。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价值是指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付出的一般劳动，它是商品交换的核心衡量标准；货币是衡量价值的尺度，也是价值的储藏手段和流通工具，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传统经济理论要么承认货币有价值，但没能追溯到生育劳动价值本源；要么否认货币有价值，这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为代表。这一货币价值本源缺失的共同理论缺陷，本质是把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排除在了社会再生产体系之外，在实践中，使生育劳动无法参与社会分配，沦为“无价值活动”。

但实际上，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再生产由底层和上层两部分组成：底层是家庭部门通过生育劳动从事人的再生产，其经济产出是向社会提供新一代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同时创造货币价值；上层是劳动者通过普通劳动从事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再生产，这些上层商品都是底层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没有底层生育劳动的人的再生产活动，就没有人，也就没有上层普通劳动的物质再生产。这是底层决定了上层的关系。

传统经济理论将生育劳动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导致国家的货币发行长期处于货币垄断制度之下，其货币元分配失衡的问题始终无法进入政策和公众视野，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货币发行与民生需求脱节，分配结构向金融资本倾斜，内需动力先天不足，国内大循环在经济循环的起点上便存在制度性梗阻。

二、理论破局：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理论视角论证如何做强国内大循环

本文通过逻辑推演，在价值论层面得到了一个根本性发现：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这一发现揭示了货币价值的真正源头是家庭部门长期性的生育劳动投入。如果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劳动力商品，也就没有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那么货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基于这一价值论突破，本文将构建“货币扩容与劳动力价值扩张同步”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然后从货币制度论、分配论和增长论三个角度展开系统研究，得到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发现：第一，从制度论看，货币是国家（含地区，下同）设立的跨代理信托工具，即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这意味着货币发行不是中性的金融操作，而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一种信托契约关系。第二，从分配论看，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谁拥有货币发行权，谁就获得了占有生育劳动所创造的铸币税权利。第三，从增长论看，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是驱动经济循环的根本动力：没有生育消费，就没有人的再生产，也就没有任何经济可言。

根据以上理论发现，本文将从底层逻辑上深入阐明货币元分配失衡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然后通过实证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证明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并构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社会生产过剩理论模型**”。以此为基础，本文系统构建了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机制、运行逻辑与系统集成。

生育铸币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以生育补助为唯一方式，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使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其核心目标是从货币发行的源头纠正元分配失衡，让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获得应有的制度性经济补偿，以此补齐消费短板和推动充分就业，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本文还将论证，生育铸币制度的本质是用“人本位”取代传统的金本位和美元本位范式。

以上研究表明，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育儿家庭将获得持续性的铸币税补偿，消费能力持续增强，内需不足和生育衰退的问题将从根本上解决，而做强国内大循环就是这一制度的必然结果。并且这一制度的核心意义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推动经济良性运转，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层制度根基。

三、破解时代悖论：AI 越进步，新生儿越稀少

当前，人类正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驱动，深刻重塑全球生产力格局。AI 技术的爆发式增长，理论上应创造出更多财富和解放人力，使人民普遍富足，能有更多时

间和资源养娃。然而，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下，这一技术革命非但未能惠及广大民众，反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就业困难”，引发“生育衰退”的严重危机。以我国为例，2025 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新生儿已锐减至 792 万人，与维持 14 亿人口正常更替水平相比，足足差了 1000 万人（=14 亿/78 岁平均寿命-792 万）。本文将此概括为“AI 越进步，新生儿越稀少”的时代悖论。这是当前国内大循环最紧迫的理论与现实挑战。

（一）悖论表现：科技进步与民生困境同步加深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最终会通过“涓滴效应”惠及所有人。但现实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AI 技术虽然持续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同时大规模地替代劳动力，减少了无数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

其结果是，科技越进步，生产自动化程度越高，普通家庭作为“消费者”和“生育者”，经济基础就越薄弱。在 AI 时代，因就业困难和收入不足，人们在学习和技能上越投资自己，花钱越快，就越贫困，可统称为“学历贬值”，将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在缺少收入来源和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下，结不起婚和生不起娃。

（二）悖论根源：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吞噬了经济增长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AI 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使银行部门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即经济增长被直接转化为更大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而非转化为劳动者更高的收入和家庭更充足的消费能力。这意味着，AI 创造的财富并未进入家庭部门的腰包，而是被银行部门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货币发行而垄断和制度性占有，导致家庭部门面临严重生育困难。

传统政策工具箱（如货币宽松、财政补贴、产业调整等）虽然反复使用，但实际效果持续递减，无法解决“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

（三）根本出路：用“生育铸币制度”将科技进步转化为全民红利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破局之道，不在于阻止科技进步，而在于重构科技进步的成果分配方式，即用生育铸币制度将 AI 科技进步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发展红利。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AI 越进步，机器替代人就越快，导致失业越严重、消费越低迷、生育越衰退，使经济内循环断裂，将走向“人口亡国”的绝境。而在生育铸币制度下，AI 科技越进步，将创造更多财富，国家就可以发行更多生育补助，用于国内人口消费。这样科技越进步，人民越富有，国家越强大。

AI 时代的终极命题，不是“人类是否会被机器取代”，而是“科技进步所创造的

增量财富归谁所有、为谁所用”。生育铸币制度给出的答案是：将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回归育儿家庭，使科技进步服务于人的再生产。这是 AI 时代摆脱消费枯竭与人口危机的唯一出路，也是本文理论破局的现实落脚点。

四、传统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把人口视为外生变量，见物不见人

传统经济学将人口视为“外生变量”，即在模型中给定的、无需解释的默认外部存在条件。例如，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劳动力（L）是一个外生的投入要素，这表明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将人口当作给定的外部条件，而非经济循环的内生驱动力；发展经济学把人口当作经济舞台的背景，而非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角；在数百年以来的货币理论中，货币发行与人的再生产毫无关联。其实质都只是把人当作了物质生产的“工具”（劳动力），如同牛马一样参与社会生产。

以上处理方式意味着，传统经济理论将“人”排除在经济学的核心分析之外，只关心人如何生产商品，从不关心“人自身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使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只剩下“物”：商品、资本、技术、价格。这是见物不见人，因此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根本看不见人的死活与眼泪。但问题在于：没有人口，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意义；没有新生儿，就没有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国家将失去存在的根本基础。**

本研究认为，人口不是经济的外围变量，而是经济的根本前提。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一切生产与消费的最终目的也是人。如果一个经济理论将人口置于分析框架之外，那么它实际是在研究一个“没有人”的经济系统。这样的系统，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把人口视为外生变量是传统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如同设计一栋大楼，却从不问地基在哪里。正是这一缺陷，**使传统经济理论无力阻止新生儿锐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济系统走向毁灭。**

综合上述，传统经济理论在客观上把人当成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与工具，仿佛不需要家庭生育劳动的喂养，使经济学沦为金融资本的奴婢，导致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深陷经济困境而无法自拔。

本研究的一个核心理论贡献，正是将人口从“外生变量”恢复为“内生变量”：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创造了下一代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是经济循环的真正起点；货币价值应锚定在劳动力之上，而劳动力的价值来源于生育劳动。因此，经济学的分析起点，不应当是“给定的人口”，而应当是“人口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一视角的根本转换，为本文论证“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内生

动力”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其实质是把经济学从“物的科学”恢复为“人的科学”。这是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转向。

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货币被记录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这一会计形式为由头，将货币定义为银行的负债凭证。这一理论起源于银行业的产生，然后被写入主流教材。凯恩斯在其著作《货币论》（1930）中提出，货币的本质在于其作为银行信用承诺的功能，强调现代货币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机制创造。Gurley & Shaw（1960）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观点，指出当代经济体系中货币的主要形式——存款货币，本质上是银行部门的负债，并通过“贷款—存款”的循环过程不断生成。米什金（2016）在《货币金融学》中延续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框架，将货币界定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银行负债”。这一理论已成为当前主流经济学教材的标准表述。

“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论出发点和核心命题，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遮蔽，使货币主权长期脱离人民。然而，该理论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货币的价值来自哪里。货币可以没有价值吗？显然不能，因为没有价值，就是废纸；银行或国家信用可以给货币提供价值吗？显然也不能，因为无限制地大量印刷货币，货币也会成为废纸。

本文提出和证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将大量的社会经济产出圈入银行后院，这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分配结果，而其所谓承担的“货币负债”，不过是会计记账规则所导致的形式表现，实际是银行为储户代理记账和代为保管的支付工具。这些发现将从根本上否定“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为货币主权回归人民提供理论根据。

二、货币理论的发展脉络

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将货币视为中性的交换媒介（亚当·斯密，1776；卡尔·门格尔，1871），认为其仅在商品交换中发挥作用，不影响实际经济运行。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突破了这一局限，强调货币的非中性特征，主张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具体措施是由政府向银行借钱（赤字、发债）来扩大消费。二战后，该理论被各国普遍付诸实践，那些

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社会消费枯竭，因此是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重大改良。但是，它使政府沦为银行的债务人，既导致了债务膨胀，也使大量财政收入被用于支付利息，推动了金融资本的无限增殖与扩张，难以持久。

进入 21 世纪后，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提出，货币是国家的主权凭证，本质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债务凭证，主权国家可以自主决定货币发行规模，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Wray, 2015）。这种把货币由银行的负债凭证重新定义为政府的债务凭证，只是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实质没有改变：货币要么由银行垄断，要么由政府垄断，反正都是把真正创造货币价值的育儿家庭排除在外。

以上货币理论从根本上回避了“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这一关键命题，使货币主权与人民长期分离。

三、货币本质理论的价值本源盲区

传统经济理论围绕货币的起源、本质与职能形成了多个重要流派，但其共同缺陷是货币的生育劳动价值本源缺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理论没能把货币区分为货币载体和货币内核两部分，常把货币载体视为货币的全部，以偏概全，导致无法打开研究视角。

（一）传统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步触及货币的劳动价值基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指出，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一表述没有明确货币的劳动价值从何而来，是什么性质的劳动。大卫·李嘉图（1817）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认为金银货币的价值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但这是把货币载体的生产成本误认为是货币内核的价值量，以偏概全。

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中系统论述了货币的本质，认为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劳动价值论深刻揭示了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但其分析起点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力，而非人的再生产领域的生育劳动。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劳动价值论从物质生产拓展至人的再生产领域。

新古典经济学与货币主义等货币中性论，彻底放弃了对货币的价值追问；货币负债论突破了货币中性论，但仍然放弃了对货币的价值追问。

（二）传统理论的价值本源盲区

传统经济理论始终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货币价值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将劳动力

视为生产要素，却忽视了劳动力自身的生成过程——生育劳动——是货币价值的终极来源；将货币锚定于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或外部资产，却忽视了生育劳动才是货币最底层的价值锚定。

四、人的再生产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人口因素长期以来被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经典增长模型（Solow, 1956）将劳动力作为生产函数中的关键投入之一，而内生增长理论（Romer, 1986; Lucas, 1988）则进一步强调知识溢出与人力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近年来，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人口萎缩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焦点（Bloom et al., 2003; Mason & Lee, 2010）。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指出人口下降将带来消费萎缩、劳动力短缺、社保压力增大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但鲜有研究将生育劳动（人的再生产）本身作为一种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分析框架。

本研究首次提出：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是一种劳动价值的创造过程，它创造了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与纳税人，既是经济价值的根本来源，也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内生动力。

五、分配理论的现状与不足

主流经济学将社会分配划分为初次分配（工资、利润）、再分配（税收、转移支付）和三次分配（慈善、捐赠），没有触及货币发行层面的元分配。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2013）中系统揭示了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所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但其分析起点是物质生产环节的要素分配，未能追溯到货币发行层。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2013）中强调分配结构对总需求的决定性影响，李实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报告》（2021）中系统测度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趋势，但均未认识到货币发行本身具有分配属性。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首次提出货币发行市场与货币流通市场的二元划分，论证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旨在填补传统分配理论的研究空白。

传统理论难以解释两个深层矛盾：货币总量扩张而家庭消费能力不足，经济持续增长而人的再生产承压。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的铸币税收益长期汇集于银行部门，而真正通过生育劳动创造货币价值的家庭部门却被排除在货币元分配之外。本研究提出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旨在从源头纠正这一分配失衡。

六、国内大循环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黄群慧在《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2021）中系统阐述了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意义，强调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畅通；江小涓在《加快数字化转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2022）中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循环效率的提升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建立在传统分配理论基础上，其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具体措施是聚焦于货币流通环节与社会再分配环节的修补性调整，属于末端分配调节性质，未能触及货币发行的源头分配。

本研究提出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以此打通“生育劳动→货币发行→消费激活→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底层通道。

七、本文的理论突破口：破解货币本质

“货币本质”是指货币的价值来源和根本属性。这既是国家经济的核心密码，也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若不能厘清货币本质，就无法构建起科学的货币、就业和经济增长理论，也就找不到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引用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的话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这一表述充分说明，“破解货币本质”是一个世界难题，有无数人在前赴后继地不断尝试。本文正是从这一难题入手，尝试给出新的答案。

目前，主流经济学教材普遍将“货币职能”（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或“国家信用”视为货币本质的定义。这些观点只是表象描述，并未触及货币的价值来源与根本属性，因此是误导性的陈述。正因如此，人类社会长期未能真正揭示货币本质，也就无法识别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常把其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或自然规律，失去了反抗意志。这导致各国反复陷入经济周期波动、就业压力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战争冲突。

本文首次明确提出并证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这一理论突破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为破除货币垄断制度、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章 货币价值论：货币=劳动力（本质属性）

货币价值论旨在回答“货币应该是什么、价值从何而来、如何稳定存在”，以此

界定货币最内核、最根本、永恒不变、不可剥离的本质属性。本章通过逻辑推演论证“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元命题，不考虑货币垄断制度导致货币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的影响，纯粹从逻辑与学理层面完成货币本质的理论重构，形成“应然”货币理论。

一、货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

（一）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必须具有商品的基本属性：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产生交换价值

货币起源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生产商品的目的不是自用，而是为了交换。最早的商品经济是以物易物，效率很低；后来人们使用货币做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媒介，大幅提高了经济效率。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因此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本身也必须是商品，即必须具有商品的基本属性：价值和使用价值。

所谓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它赋予了商品的稀缺性，例如黄金和宝石具有极大的稀缺性，并非地球上缺少这一资源，而是因为开采它需要投入极高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是指商品对人必须有用。

空气具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可以随意取之，不具有稀缺性；过了保质期的产品不再使用，虽有价值，但没有使用价值；二者都没有交换价值，不能充当商品用于交换。由此可见，货币必须同时具有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产生交换价值，简称币值。币值越高，可以换得更多的商品；反之，货币贬值后，可能换不到任何商品。

（二）国家造钱，只是给钱加了一个防伪标记，并不赋予钱的任何价值和使用价值。所以，钱造多了会成废纸

我国历史上南朝的“鹅眼钱”、北宋末年的“夹锡钱”泛滥，使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在民国时期，人们曾用一背篓的金圆券只换来几个鸡蛋，后来金圆券被大量丢弃，无人收捡；2020年前后，津巴布韦货币剧烈贬值，成捆的纸币摆在大街上当纪念品向游客兜售。国家制造这些货币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却无法左右货币本身的价值。即使是现代的数字人民币，也需要花费国家大量的网络建设和管理成本，假若国家无限量发行，也将被人们彻底抛弃。

事实上，国家制造货币的成本只是形成了货币的载体和防伪标记，它只是表明：这是国家造的钱；只有国家可以造钱，其他人不能造钱。由此可见，国家只是货币发行的管理者、监督者和执行者，不给货币提供任何价值和使用价值。

那么，货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究竟来自哪里呢？

（三）货币的价值来自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使用价值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这是货币的本质属性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者是一切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终极创造者；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工具到现代社会的数字技术，从农业生产的粮食作物到工业制造的精密设备，这些财富无一不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

商品经济从表面上看是开展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交换，但由于这些商品都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因此商品经济的实质是开展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交换；由于劳动力商品来自家庭部门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开展生育劳动的价值交换。在这当中，货币正是代表了劳动力商品和生育劳动参与交换。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具有真实的价值（生育劳动）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可不仅仅是充当交换媒介那么简单。

二、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一）家庭生育孩子产生货币，货币的实质是“生育铸币”

婚姻家庭由夫妇牵头组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民的核心载体，是最原始的合伙企业，其经济产出是孩子（劳动力商品）；家庭生育孩子花费了庞大的人力投入，但孩子是国家的公民，成年后将组建新的家庭，不归原生家庭所有；孩子传承科技进步，到社会生产中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产生增量商品，需要国家发行增量货币去消费增量商品，否则这些商品将因缺乏购买力而滞销，只能丢弃。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谁付出劳动，谁就应当获得对价。家庭失去了对孩子的所有权，理应获得经济补偿，所以增量货币实际是生育孩子的对价，也就是孩子的替身，理应归家庭所有，即应由育儿家庭享有国家经济增长。这是遵循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体现了人民生产人民所得。由此我们说：家庭生育孩子产生货币。这是货币的发行市场，又称货币一级市场，其实质是“生育铸币”。公式如下：

货币=孩子的替身（增量货币的产生）

货币=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投入（价值来源、价值尺度）

货币=生育铸币（货币内核、货币实质）

以上表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构成了货币的价值内涵，使货币具有了稀缺性。假若国家无节制地大量印刷货币，就会摊薄单位货币的生育劳动价值含量，引起货币贬值。此外，在自古以来的货币垄断制度下，家庭几乎从未在货币发行市场上得到过

货币，但那只是货币垄断制度本身的问题，并不能否定家庭生育孩子产生货币的客观事实。而这恰恰暴露出了货币元分配失衡的问题。

（二）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交换

货币是孩子的替身，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劳动力，可以生产物质文化商品和提供人力服务，具有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货币就自然成为劳动力商品的替身。这种替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商品经济的实质是开展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交换，但劳动力天然附着于人体，无法像普通商品那样直接转让、交割、流通。因此，人类社会创造出货币，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如同替身演员代替主演去完成高难度表演动作一样，代替劳动力商品去完成跨主体、跨时空的价值交换工作。这样劳动力商品可以与人体发生分离，用货币来表现，人们就可以相对自由地参与商品经济，而不需要直接拿身体去交换商品或作抵押，从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开展。

由于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所以产生了交换功能，随之具有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假定市场上的劳动力平均工资是 300 元/天，个人持有 3 万元存款，那么等于贮存了大约 100 个工作日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家长给孩子 300 元钱，相当于在生育劳动上投入了一个工作日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国家给某地划拨 3 亿元用于抢险救灾，等于提供了 100 万个工作日的劳动力商品支援。

再进一步，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灵魂：（1）货币主导了劳动者（管方向）：货币投放到哪儿，劳动力就会跟进到哪儿，实现资源配置；（2）货币支配了劳动者（管行为）：劳动力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不断地去生产商品来追求、换取货币，确保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3）货币掌控了劳动者（管权力）：谁拥有大量的货币，就实际拥有了大量的劳动力商品，可以驱动人们去搞生产和占有其生产成果；（4）货币决定了劳动者（管存在）：没有货币来消费，商品将卖不出去，人们将处于失业状态，有力无处使，如同失去了灵魂，不成其为劳动力，所以货币才是劳动力。

以上货币从替身和灵魂两个方面代表了劳动力商品，构成货币的使用价值。用公式表达如下：

货币=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使用价值，用于交换）

以上表明，自从货币产生以后，劳动力商品就通过货币来代表，成为可以继承和

转让的生物资产：谁得到货币，谁就拥有了他人的劳动力商品。这样货币流走千家万户，代表了劳动力商品被频繁地转让易手。

（三）货币与劳动力商品是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

生育劳动是劳动力商品与货币存在的前提。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孩子，也就没有劳动力商品和社会化生产，也就不需要货币。

生育劳动的成果同时以两种形式来表现：作为物理形态的劳动力商品（孩子）和作为价值形态的货币（孩子的替身）。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劳动力商品是货币的物理基础（客观实在）；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载体（替身与灵魂）。二者共生共荣、相互依存，共同承载着生育劳动的价值，缺一不可。

以上一体两面关系的出现，源于三重客观需求：劳动力商品需要可分离、可计量的形式来进行社会化表达；需要跨时空交换来实现其价值；需要跨主体流转来做价值配置和存储。货币正是为了满足这三重需求而降生，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镜像与社会表达，成为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索取权凭证：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了对他人劳动力商品的支配和占有权；反之，没有劳动力商品，货币将失去价值依托，沦为毫无意义的废纸。

（四）货币的价值守恒与增长机制：科学技术的代际传承

通常情况下，货币发行后不会消失，而且还会不断扩容。然而劳动力商品却有生命周期：不断地有新人进入，也不断地有老人退出。劳动力商品退出后，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早已凝结在科学技术中，并且由新生劳动力不断地继承和发扬，使劳动力商品的总价值不断增长，以此支撑起货币的价值稳定。

1. 科学技术是劳动力商品的结晶

劳动者在学习与社会生产实践中，首先继承前人科学技术，然后通过不断总结、提炼、改进，产生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等等，发扬为新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并不真正独立存在，需要由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来传承，包括继承和发扬，否则会失传。

科学技术包括广为人知的普通生产技术、少有人知的无数专利和专有技术。这些科学技术很容易被新生劳动力传承，并且会永久性地往上叠加，没有生命周期。例如古人发明的 $1+1=2$ ，这个计算逻辑和书写方式将会永世传承；原始社会的人们只会使用简单的石器，而现代社会的人们可以制造飞机，这里面有无数代人创造的无数科学

技术的叠加。

自古以来，劳动者创造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劳动力商品的结晶，是无数代人的汗水和智慧积累，凝结了历史上所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最大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第一生产力。

2. 货币的价值锚定：科学技术的代际传承系统

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既是对各类商品的生产过程，也是老人对新人的科学技术传、帮、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不断实现代际传承，能把老人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叠加式转移给新一代劳动者，使劳动力商品的存量价值不丢失。新一代劳动者能够使用继承来的原有科技水平维持存量商品的反复创造，使存量商品在走完生命周期后得以反复重现，以此支撑起存量货币的币值稳定。这是维持原有规模的简单再生产，是货币的价值守恒机制。

此外，劳动者拥有来自原生家庭长达 20 年生育劳动投入所培育的“源生智能”；这一智能以生命为基础，具有强烈的欲望和无穷的想象力，形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进而产生强大的发明、创造和革新能力，以此发扬科学技术，产生劳动力商品的增量价值，再创造出增量商品，支撑起增量货币的发行。这是突破原有规模的扩大再生产，是货币增长机制。这样货币扩容可以与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增长保持同步。

科学技术能够实现代际传承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创造个人收入价值的需要——人们能在传帮带的学习和工作中获得货币，以维持自身及家庭的生存与发展；二是老有所养的需要——老人的晚年生活依赖下一代劳动力创造的社会财富。这两个动力相互交织，使“传帮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道德选择，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从而构成了代际传承系统持续运转的内在驱动力。

科学技术的代际传承不是零散的自然现象，而是以家庭、学校、工厂、网络、国家为载体，是一个有结构、有功能、可持续的社会系统。这一系统实际由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投入和社会的言传身教两部分组成，形成“生命繁衍”和“传帮带”并行的完整社会运转机制，共同构成了货币价值的真实锚定系统。

（五）劳动力商品是父母发起的资本和多代价值存储，能与货币总量匹配

科学技术是劳动力商品的结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来源于生育劳动，而货币则是这一价值的代表。由此，它们之间的等价关系可用公式表达如下：

科学技术=有史以来所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凝结

=有史以来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投入（无数“源生智能”累积）

源生智能=生命（妈妈的十月怀胎+痛苦分娩）+原生家庭的生育劳动投入

劳动力商品个体价值=通过学习继承的科学技术+通过创新发扬的科学技术

=在传帮带中继承的科技价值 + 源生智能的创新价值

现存的社会劳动力商品价值总量=所有劳动者掌握的科学技术价值总量

货币总量=存量货币+增量货币（因科技进步而带来的货币扩容）

=有史以来家庭部门生育劳动投入的总和（通过科学技术来叠加）

=现存的社会劳动力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总量

以上表明，每个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都来自两方面：一是通过自主学习、实践掌握的科技能力（继承前人科学技术）；二是来自父母原生家庭的生育劳动投入，形成以生命为基础的源生智能，产生发明、创造和革新能力（发扬科学技术）。由此可见，劳动力商品既是多代价值存储，也是父母发起的资本，能与货币总量匹配。

（六）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表现形式，本质是劳动力

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表明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表现形式，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的果实。这既是货币的价值来源，也是其人民属性和根本属性。由此概括地说：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公式如下：

货币=劳动力（货币本质）

以上表明，货币是家庭生育劳动的价值符号和载体，其主权属于人民。因此，货币发行权应当回归家庭部门，用于支持人民的生存、繁衍与全面发展。

（七）货币以劳动力商品为桥梁，计量各类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

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经济产出是各类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这些商品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主体，并且几乎都用货币来计量。这是因为劳动力商品充当了货币与财富之间的桥梁。

现实世界的所有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都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包括待售商品和在用资产的残余价值。其中，在用资产既包括厂房、住房、公路、学校、医院等资产，还包括长城、故宫等历史文物。在用资产仍然都属于商品，是因为在商品经济中，凡是人类劳动形成的资产，实际上在必要时都是可以转让的，并且八达岭长城和故宫收取旅游门票的行为本身就是转让残余价值。

以上所有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几乎都有经济寿命周期，例如粮食需要每年生产，长城和故宫需要定期维修，它们都需要劳动者去持续创造才能复现。因此，在一个理想的健康经济体系中，它们实际与劳动力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是等价对应关系。公式如下：

货币总量（历史上所有生育劳动价值的社会表达）

=劳动力商品的总价值（历史上所有生育劳动价值的物理载体，通过科技来叠加）

≈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总价值（历史上所有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

以上表明，货币与劳动力商品是直接等价关系，与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是间接等价关系。这样，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用于计量各类商品价值。

三、对货币本质的进一步延伸理解

（一）货币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它承载了生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并进行流通。

1. 货币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站在育儿家庭的角度看）

家庭部门长期投入生育劳动，生产出下一代劳动力商品。由于孩子是国家公民，不归原生家庭所有，因此，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性：它不能像物质文化商品那样可以被直接占有、储存和交换，无法由家庭直接“出售”给社会，必须通过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来承载和表达。货币正是这一载体，以中介形式来实现对劳动力商品（孩子）的价值确权。由此可见，货币不是凭空产生的符号，而是生育劳动价值的社会化身和载体。

2. 货币是生育劳动价值的流通工具（站在孩子的角度看）

生育劳动所生产的劳动力商品（孩子），其价值必须进入社会流通，才能被承认、计量、交换。但劳动力商品附着在孩子身上，无法像物质文化商品那样在市场上流通，因为人不是商品，不能被买卖。这就需要一个替代物，使劳动力价值能够脱离人身，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转。货币正是这一替代物。

货币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使生育劳动价值获得跨地域、跨主体、跨时间的社会流动性，成为生育劳动价值的流通工具。

（二）生育劳动是货币的价值基准和最终支持，是货币的终极锚定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生育劳动不仅是货币的价值来源，更是货币的价值基准

和最终支持。

1. 价值基准：生育劳动衡量货币价值

价值基准，是指衡量货币价值高低的根本尺度。货币的币值取决于其生育劳动的含量。一方面，生育劳动持续稳定投入，可以支撑起货币的数量增长；反之，生育劳动萎缩，将动摇货币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货币发行以生育劳动为锚定而有序推进，可以稳定币值；反之，超出生育劳动价值量而滥发货币，就会引起货币贬值。

2. 最终支持：生育劳动通过生命繁衍支撑货币价值

最终支持，是指货币价值得以持续存在的根本保障。从长期来看，科学技术需要生育劳动的生命繁衍来实现代际传承，以此支撑起货币的币值稳定。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劳动力和科学技术，也就没有货币价值。因此，货币的最终支持不在于外部的黄金、美元资产，也不在于银行或国家信用，而在于每一个母亲的生命付出和每一个家庭的生育劳动投入。

以上表明，无论采取何种货币制度，生育劳动都是货币的价值基准和最终支持，是货币的终极锚定。

（三）货币扩容是伴随国家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步增长的货币发行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货币扩容需要与国家经济增长同步。

国家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的本质，是历代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结晶与叠加。每一项新技术、每一套新工艺，都是前人劳动成果的积累，被新一代劳动力继承并发扬。这一过程使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不断提升：同样的劳动时间，因科技的注入而产出倍增。因此经济增长的真实含义，正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总量的持续扩张。

货币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形式，必须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总量保持对应。当科技进步推动劳动力价值总量增长时，货币总量必须同步扩容，否则货币就会相对升值，导致通货紧缩，抑制生产与交换。这种货币扩容并非外生性宽松，而是与劳动力价值增长相匹配的内生性增长：用于对新增劳动力价值的社会承认与价值确权，满足流通需要、维系币值稳定。因此，货币扩容是伴随国家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步增长的货币发行。

任何阻碍货币与劳动力价值同步增长的力量，都会扭曲价值表达、抑制经济循环、导致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失衡。

（四）货币总量与劳动力商品总量是国家经济总量的一体两面

基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判断，货币总量与劳动力商品总量呈现紧密对应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经济总量的一体两面。

从经济逻辑看，在充分就业与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前提下，人的再生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劳动力供给总量，进而决定了国家经济总量；而在人口规模稳定的情况下，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同样也可以提高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总量，推动社会总产出扩张与经济增长。以上经济总量的扩容将推动货币总量同步扩容。这一逻辑印证了人口作为经济发展本源动力的底层作用。

国家间经济总量的差异，本质上是劳动力资源禀赋、科技水平与有效就业规模的差异。例如英国经济体受限于人口与劳动力总量，在同等科技水平下，其经济总量的上限将无法超越劳动力规模占据显著优势的中国，核心原因就在于劳动力商品总量决定了货币价值总量与经济产出的基本边界。

人口规模并非无限扩张为好，其合理边界由自然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共同决定；而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货币的币值稳定，应以新生儿数量相对稳定、劳动力代际均衡为前提。如果新生儿持续减少，将导致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减少，引起供给收缩、存量资产与配套资源闲置浪费。这将使经济发展的动力衰减，则货币因缺乏真实劳动力价值支撑而趋于泡沫化。反之，新生儿过度增长，则会引发资源供需紧张、公共服务超载，降低居民生存与发展质量。

（五）货币的币价由在岗劳动力支撑——币值稳定的微观机制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并非抽象存在，而是由现实中的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持续创造出来。因此，货币币值的稳定性，取决于在岗劳动力的持续供给与有效产出。

劳动者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会持续生产商品来追求、换取货币：例如人们需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才能领取到工资；需要加班加点地生产出好的商品才能卖得出去换到钱。正是这种对货币的普遍追求，驱动着社会财富的持续积累，使货币购买力始终有真实的商品与服务作为依托，其实质是由在岗劳动力在支撑。这一过程形成了币值稳定的微观机制。

以上机制表明，币值稳定不是因为银行或国家承诺，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获得货币而努力工作、生产好商品。

（六）人口消费力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需求决定供给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劳动者需要人们用货币去消费激活，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力，进而创造出社会财富。没有货币来消费，劳动者就是失业者，不成其为劳动力。

劳动者主动投入社会生产追求货币，这一客观机制揭示了“需求决定供给”的基本经济规律：首先，人们拥有可用于消费的货币，产生了真实的人口消费力和刚性消费需求；然后，劳动者才能投入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生产，产生适销对路的商品供给；最终实现需求与生产的精准匹配。这表明，家庭部门持有的“消费货币”在前，社会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生产在后；没有消费货币，就没有人口消费力，也就没有足够的需求，大量的劳动者将因此而处于失业状态，其传导机制是：“消费货币短缺→人口消费力不足→企业降价销售商品→亏损→裁员→失业”，然后引起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供给减少；进而引起婚育困难，使孩子减少，导致未来的劳动力商品供给减少。显然，这是需求决定了各类商品的供给。

本研究所称的“人口消费力”，是指占国家人口多数的低收入人群持有的消费货币、能用于推动社会充分就业的购买力。这一指标不同于人均收入，排除了占人口少数的高收入群体，最能体现经济发展的均衡与健康程度。

以上需求决定供给的原理表明，消费货币的事先存在是启动生产的根本前提，人口消费力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口消费力越强，需求就越旺盛，生产就越活跃，经济循环就越畅通。根据这一原理，本研究提出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用于打通经济循环，其逻辑链条是：“生育劳动→消费货币发行→提高人口消费力→牵引生产→商品供给→产销两旺→反哺生育”。

（七）货币的功能是充当人口消费力

货币如同国家经济体的主要器官之一，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血液。其功能是在商品交换中充当购买力，向生产部门输送养分；而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家庭部门的人口消费。两项合并起来，货币的终极功能是在国家经济体中充当人口消费力。

人口消费力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核心枢纽。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货币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广泛用于消费周转，形成人口消费力，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动社会再生产，这是器官壮实，能够让生产有销路、就业有保障、经济有活力，实现产销两旺，支撑起国家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均衡；反之，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大量集中于金融系统内部循环套利，就失去了功能，这是器官衰竭，将导致内需不足、社会内卷和生育衰退。

四、价值本源：铸币税来自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

传统经济学将铸币税视为货币发行者的超额利润或特权收益，却无法解释其价值来源。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货币发行者实际占有了生育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力商品增量价值。

家庭生育劳动创造了劳动者（孩子）的劳动力商品增量，然后劳动者投入社会化大生产，把劳动力商品物化为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得到生产成果；货币发行者把货币制造出来交给劳动者时，占有其生产成果，实现超额利润，从表面上看是享有了铸币税，实质是对劳动力商品的占有；由于劳动力商品来自家庭的生育，因此货币发行者在本质上是占有了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成果。

在以上关系中，生育劳动是“种子”，孩子是生长出的“庄稼”，铸币税是结出的“果实”；货币既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也是用于收割铸币税的“镰刀”（索取权凭证）。用公式表达如下：

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价值本源）

以上表明，铸币税不是凭空产生的收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生育劳动的果实。此外，货币发行者对劳动力商品的占有，不是独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还凝结在科学技术中，支撑起了货币的价值稳定，使货币得以稳定流通。这是人类社会的独特经济增长机制。

五、生育铸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需要通过生育铸币制度来显性确立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货币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的结晶。假若家庭不再生育孩子，一切科技和经济都将归零，所有货币都将成为废纸。因此，“生育铸币”如同重力、电力与 DNA 那样，是先于人类认知而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区别仅在于：前者存在于自然界中，后者内嵌于人类经济系统之中。

家庭部门生育孩子需要长期付出巨大的人力劳动，理应获得国家铸币的特殊权利。今后，国家通过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发行增量货币，就是建立起了生育铸币制度。这是把铸币权交还给家庭部门，使生育铸币从隐性存在，走向显性确立。否则，无数家庭缺少消费货币，使社会上的人口消费力严重不足，将使经济发展面临长期挑战。

根据民政部《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 610.6 万对；离婚登记达 262.1 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 89.1 万对，合计离婚 351.2 万对，离婚比高达 57%，代表大量的婚姻家庭走向破裂。其实质是婚姻作为合伙企业，因为得不到生育铸币，所以难以维持。这跟普通工商企业只有生产投入却无销售收入，导致走

向破产完全相同。

六、经济哲学和元理论创新：生育劳动本体论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如前所述，经济学是研究价值创造、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及其规律的学科。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这一论断不是普通结论，而是在经济哲学层面，基于生育劳动本体论而提出的经济学元理论创新。阐明这一关系，是正确理解生育铸币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

（一）经济哲学：生育劳动本体论

所谓经济哲学，是指追溯和界定经济学的终极前提、根本范畴，揭示经济活动的历史本体、根本价值与根本规律，为经济学提供学理根基与元理论支撑的基础理论。

人和家庭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本质是从事人的再生产活动，它创造了劳动力商品这一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然后劳动力商品在社会再生产中转化为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人，也就没有人类历史，更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的可能，世界将会荒芜一片。因此，生育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元生产”活动，是一切经济结果、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的先决条件，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基础，是现实世界的根本价值。所谓根本价值，指价值的终极来源本身，它是使一切商品价值得以成立的“元价值”，又称为价值本源。

以上表明，生育劳动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终极实在，是历史的本体。这一本体直接派生出了生育劳动成果、劳动力商品、货币和铸币税等四个核心范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派生出了国家、阶级、分配、增长、循环等基础范畴。由此可见，生育劳动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终极前提（理论起点）和根本范畴（起点单元）。

（二）元理论创新：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所谓元理论，指经济学所有理论、模型、观点背后，对根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描述与揭示。元理论处于经济学体系的最底层，不可再追问，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奠基和第一原理。

本研究从四个核心范畴的逻辑关系中推出了以下两个核心命题：

1.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揭示了货币价值的终极来源。

2.货币=劳动力，既揭示了货币价值来源于生育劳动的本质内涵，也揭示了货币使用价值是劳动力商品替身和灵魂的本质表现。

以上两个命题是货币价值理论的一体两面，二者综合起来表述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这一元命题揭示了核心范畴之间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它直接派生于生育

劳动本体，已抵达理论追溯的终点，无法再进一步深挖，因此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经济规律，也是对经济学的元理论创新。

第四章 社会再生产理论：货币、科学技术、劳动力价值同步扩张规律

基本“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元命题，本章构建社会再生产理论模型，揭示货币、科技技术与劳动力商品价值扩张之间的内在同步规律。

一、扩大再生产：增量商品与增量货币匹配（国家经济增长）

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社会的高铁运输，人类的一切经济增长和财富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

人们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各尽所能和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产生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为了实现商品交换，人们会想方设法去提高商品质量和创新，以取得竞争优势，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科技不断进步，使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带来了更大的商品产出和需要更少的人力，即劳动力的单产得以不断提高，导致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就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引起劳动力富余。

富余的劳动力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量商品产能**”。国家通常会安排他们去搞扩大再生产，带来增量商品，实现从劳动力商品到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转化，学名叫解决就业；同时需要国家发行增量货币来匹配（消费），这是货币的一级市场。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部门不断印钱把增量商品买过去搞净出口，形成了央行的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印钱来借给企业搞生产，形成了银行部门的庞大债权资本，对应了企业用贷款建成的无数房地产、汽车等待售资产。除我国以外，其他活跃经济体的做法大体类似。这是国家通过银行印钱来发动人民搞生产，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大量就业，既推动了科技进步，也实现了增量商品与增量货币的成功匹配，使经济实现增长，是国家经济的扩大再生产。

虽然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追根究底，科学技术需要家庭生育孩子来传承，包括继承和发扬两个方面，否则会失传。家庭花费庞大的人力投入生育孩子，孩子传承了科技进步，然后在社会生产中不断创造出增量商品，使货币得以不断扩容，使国家经济得以不断增长。这表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既创造了下一代劳动力，同时也创造了货币价值。由此本文得出以下扩大再生产模型和公式：

1. 扩大再生产模型：

家庭生育孩子→传承科技进步→增量商品产能
 (富余劳动力) { 增量货币发行→就业→经济增长
 货币错位缺位→失业→经济滞胀

2. 公式：

国家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量商品）=增量货币（商品与货币匹配）

家庭部门生育孩子的人力投入（新增劳动力商品）=增量货币（货币价值来源）

国家的经济增长=家庭部门生育孩子的人力投入（经济增长的本质）

以上增量商品与增量货币匹配后，二者就一并转变为存量商品和存量货币。这是国家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简单再生产：让存量商品反复重现来匹配存量货币

国家发行的货币是没有生命周期的，然而商品却有。商品走完生命期后，劳动力基于生存的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定会去通过简单再生产来不断重现商品。例如人们为了解决吃穿住行，会边吃边种、边穿边织、边住边建和边用边造，使粮食、衣服、房子和车子等资产在走完生命周期后能够反复重现，并用存量货币来做媒介，完成商品交换。这使存量货币不悬空，维护了币值稳定。

存量货币与存量劳动力商品等价，匹配了存量科技水平（存量生产能力）；存量货币需要掌握在广大人民手里不断地重复发动再生产，才能使存量劳动力继续就业，使存量商品反复重现。这是国家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公式如下：

存量货币=存量劳动力商品（匹配了存量科技水平和存量生产能力）

存量货币≈存量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走完生命周期后反复重现）

三、社会再生产的三维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再生产具有三个维度、相互关联的特征：

（一）运行特征：货币扩容应与商品扩张同步

增量货币发行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其规模必须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投入即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量商品产能相匹配。这是伴随国家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步增长的货币发行，是社会再生产健康运行的核心约束条件。

（二）本质特征：经济增长具有商品与货币双重属性

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科技进步产生的增量商品产出，源自家庭部门生育孩子的人力投入，具有商品和货币双重属性。这是一体两面，使商品与货币在价值量上具有一

一对对应关系，即所有商品都需要有货币来匹配，才能实现商品交换和消费。

（三）故障特征：货币错位与货币缺位的双重故障

在货币垄断制度下，社会再生产面临双重故障：

第一，货币错位导致人的再生产断裂

家庭部门生育孩子带来了增量商品，却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被银行部门通过货币发行拿走了，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其实质是“货币错位”：银行部门首先得到增量货币，占有了铸币税和国家经济增长，同时使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导致婚育困难和新生儿减少，其实质是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显然，一方面铸币税大量堆积在银行部门，另一方面新生儿越来越少，这样的经济增长无法长期持续。

第二，货币缺位导致劳动者失业

一切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都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当物质文化商品没有货币来匹配（消费）时，表现为内需不足，其实质是“货币缺位”，即消费端没有足够的货币，将导致销售困难；紧随其后，就是开工不足，使劳动者失业。这将使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

“货币错位”与“货币缺位”并非独立运行的两个故障，而是相互强化、螺旋式恶化的系统性病症。二者共同构成“低生育—低消费—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使社会再生产陷入长期负面锁定。

四、劳动者失业的两种情况：软失业和硬失业

（一）软失业：增量商品产能处于“经济黑洞”，无增量货币匹配时导致失业，将使经济滞涨

以上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量商品产能（富余劳动力），本质是国家的经济在不断地想增长，是一切经济增长的原形。但它却是新东西，从产生时起就处在了一个庞大的“经济黑洞”里，需要国家发行增量货币来匹配（消费），才能把它从黑洞里刨出来，转变为增量商品和国家的经济增长。否则，就只有丢弃，表现为软失业，如同被“黑洞”吞噬，将使扩大再生产消失，使国家经济滞涨。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劳动者失业，实际是没有货币来消费，即消费货币缺位，导致劳动者无事可做。由此，得出以下公式：

增量商品产能=用增量货币来匹配的增量商品（货币匹配→经济增长）

+失业的劳动力商品（货币缺位→失业人口）

被丢弃的增量商品产能=失业人口（是滞销的劳动力商品，被“黑洞”吞噬）

科技越进步，劳动效率就越高，失业就会越严重，例如随着 AI 人工智能大量投入生产，将使劳动效率持续提高，所需要的人工就会越少，其实质是需要更多的消费货币来激活就业，但这在货币垄断制度下很难做到。

消费货币缺位是劳动者失业的直接原因；其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大量货币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出现消费货币短缺。

消费货币长期短缺，将导致企业销售困难，引起创新活力枯竭，使科技进步逐步停止，然后逐步大量失传，将造成更大规模的失业，表现为长期性的经济萧条。

只要国家进行货币改革，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以此持续大幅提高人口消费力（增加消费货币），就可以持续消化富余劳动力，动态消除软失业。这样，科技越进步，国家就可以发放更多的生育补助，能给广大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更多福祉，持续推动经济增长。

（二）硬失业：国家的孩子数量减少，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导致失业，将使经济负增长

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将使孩子数量持续减少，使社会上的原始消费需求持续萎缩，将持续增加无数配套行业的劳动力失业。例如孩子越来越少，将导致教师和儿科医生不断过剩。这是硬失业，是非正常失业，将使货币泡沫化，使国家经济负增长。

国家实行生育铸币制度后，就可以大幅提高人口消费力和恢复正常的人口出生率，就能产生真实的消费需求，长期稳定孩子数量，以此消除硬失业。

五、科技革命下的就业结构转型：物质消费有限性与人力服务的无限性

随着 AI 和自动化技术的大量投入，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持续提高，所需劳动力呈下降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总就业必然萎缩。关键在于区分两类消费：

一是物质消费。食物、衣物、住房、交通工具等物质商品，其消费具有明显的生理上限：一人一顿吃不了十碗饭，一个家庭住不了十套房。物质消费的有限性决定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存在天花板。

二是人力服务。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养老、育儿等服务的消费，几乎不具有生理上限：一个人可以终身学习、持续医疗、反复娱乐、长期照护。更重要的是，人力服务的核心环节（情感陪伴、个性化教育、专业照护等）难以被 AI 完全替代，具有天然的劳动密集属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人力服务的需求不降反升，呈现

出近乎无限的扩张空间。

这一结构性特征揭示了一条重要路径：科技越进步，物质生产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可以通过生育铸币制度注入的人口消费力，被人力服务部门有效吸纳。生育消费正是人力服务需求的起点：一个新生儿带来的不是一次性物质支出，而是长达 20 年的教育、医疗、照护等持续性人力服务需求。因此，生育铸币制度不仅是补齐消费短板的工具，更是应对科技革命下就业结构转型的制度保障。

六、理想的经济循环：人们通过生育劳动获得增量货币，产生人口消费力

家庭生育孩子，产生社会劳动力商品；劳动力投入社会化大生产，产生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这些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供给人口消费，以此推动人口繁衍和代际传承。在理想的经济循环中，人们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在生育劳动中得到国家发行的增量货币，在社会生产中赚到更多的钱（存量货币），产生充足的人口消费力，将用于消费这些生产成果。

人们把得到的钱用于消费和投资，例如吃饭、购物、买车、买房、办企业、买股票等，是实现了人口消费力；人们会把多余的钱存入微信、支付宝、股市和银行，其中存于微信、支付宝和股市的钱，背后其实也是存在了银行的专用账户上，这些钱迟早会用于人口消费，所以是潜在的人口消费力。

如果有人通过银行按揭把别人的存款贷出去消费，或者贷款出去搞生产，也实现了人口消费力。这是借贷双方在时间上的错位消费，有利于促进国家生产。

在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过程中，当购买住房、汽车时，形成家庭资本；当购置生产设施办企业，或买入股票，形成社会资本；国家通过税收参与社会分配得到钱，用于开办学校、医院等，也是形成社会资本。这些资本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是货币币值的间接载体，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积累。

人们搞企业生产或投资亏钱了，相当于被自己的嘴巴吃掉了；赚钱了会用于增加人口消费；把家庭或社会资本变卖后，也能得到钱用于新的人口消费。

以上表明，人们通过家庭生育劳动和社会生产得到钱（增量货币和存量货币），然后再用这些钱来消费劳动果实（增量商品和反复重现的存量商品），并通过市场来调节，将使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保持平衡，使经济和财富实现增长。

定期存款是常见的价值存储方式，不是坏事。多数人早晚都是要从银行把钱取出来干大事业消费的，例如多年一次的买车、买房、用于娃娃结婚等等。人们不会很快把定期存款取出来花销完，同样，社会上的劳动力商品和固定资产寿命期都很长，也

不会被马上消耗光，这样定期存款有劳动力商品直接匹配，也有中长期实物资产间接匹配，不会引起货币贬值和失去功能。赚钱能力强的人，通过高价值消费和投资实业，也能让集中的货币回到广大普通人手里周转，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并且国家通过强制征税来搞再分配，可以进一步促进这个循环，因此也不会导致货币失去功能。

综合上述，理想的经济循环是：“生育劳动→增量货币发行→人口消费力→消费与投资→生产与供给→财富积累→反哺生育”。在这一循环中，货币的功能是充当了人口消费力，从而推动经济良性运转。

第五章 对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进一步推论

基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元命题，本章以沿制度属性、分配属性、增长机制三大维度展开逻辑推演，为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奠定理论基础。

第一节 货币制度论：货币=跨代代理信托工具（基本属性）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资源。这一重要性决定了，自国家产生以来，货币制度始终承担着整合社会劳动力、调节利益分配、组织经济循环、捍卫经济主权的核心功能，是贯穿经济运行全流程、决定资源配置逻辑、塑造利益分配格局和主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核心经济制度。因此，自古以来，货币就是国家实现社会治理、资源配置和主权管理的核心工具：其外在表现是国家创立的统一支付工具；内在实质是国家针对劳动力商品设立的“跨代代理信托工具”——它承担着连接过去、立足当下、贯通未来的信托职能，既是存量财富的代表，更是劳动力商品价值在代际间转移、配置与存储的载体。

一、货币是国家创立的统一支付工具

中国自最早的奴隶社会夏朝开始就建立起了王权货币垄断制度。这是因为王权需要垄断铸币，用来支付官俸和军饷。因此，货币不是私人契约的产物，而是国家的一项公共制度安排。

从古至今，国家都通过法律强制力推动货币工具运转，使货币具有强制性与法偿性。例如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秦代统一货币，规定“钱”为法定货币，其他珠玉龟贝等不得作为货币使用；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禁止民间私铸铜钱，违者处以死刑；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国家以货币为支付工具，用于支付各项财政和军费开销，维持国家机器运转，这是建立货币制度的直接目的；然后货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广泛用于各类支付，例如缴税、购买商品、办理各种结算和赠予等，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当国家瓦解或发生政权更迭时，新国家或新政权通常都会启用新货币，并废止旧币。由此可见，货币不是市场自发的产物，而是国家创立的统一支付工具。

二、货币的实质是跨代代理信托工具

所谓跨代代理信托工具，是指国家以货币为载体，对有史以来的生育劳动价值进行跨时空、跨代际、跨主体的统一归集、分配、流转、存储的制度化安排。历史上，这些生育劳动价值首先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然后凝结在科学技术中，通过代际传承到现在，既体现为成年劳动者的现实劳动能力，也蕴含于未成年孩子的未来劳动能力之中，共同支撑起货币的价值稳定。因此，货币实际存储了整个国家在代际传承中不断更新的、真实存在的劳动能力总和。

（一）货币信托代理的几方关系

1. 委托人：国家

国家作为社会、经济和生命共同体，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设立了货币这一跨代代理信托工具。国家作为委托人，其职责是确立信托目的、制定运行规则、监督受托人工作、保障受益人权益。然后国家以法律强制力推动，使货币得以作为统一的信托工具在社会上流通。

2. 受托人：国家的货币管理系统

国家建立货币管理系统担任受托人，例如中国唐代的铸钱监、元代的宝钞提举司，现代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体系等。受托人接受国家的委托，负责货币的发行、流通、稳定与监管，是信托资产的管理者与政策执行者。受托人必须忠诚履行信托职责：不得擅自将信托资产据为己有（例如保障存取款自由），必须服务于委托人的信托目的与受益人的个体利益。

3. 受益人：货币持有者

全体人民作为货币持有者，享有货币购买力，获得对社会劳动力价值的索取权，能够用货币在市场上购买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实现个体生存与发展，是信托制度的最终受益对象。

4. 信托资产：劳动力商品

信托资产直接表现为成人和孩子的劳动力商品，其中前者是成品，后者是半成品；

间接表现为劳动力商品已物化成的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以及未来将要创造出的商品价值。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家庭在货币发行市场得到生育铸币和用于支付，说明家庭是提前占有、转移或交易了孩子未来的劳动产出；人们在货币流通市场得到货币和用于再支付，说明人们在占有、转移或交易彼此的现有财富或未来劳动产出。

（二）货币信托工具的流通机制

无论是货币发行市场上的生育铸币，还是货币流通市场上的货币交付，人们都需要付出劳动汗水后才能得到货币，无法在马路上随便捡到。因此，单位货币代表了一定的劳动价值含量。人们得到货币后，若要再交出货币，要么是赠予，例如家长把钱交给孩子；要么是对方拿同等价值的劳动成果来交换，例如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这样货币就成为流通工具，在人们手里反复周转。

（三）货币信托工具的本质特征：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

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谁持有货币，谁就能够要求社会劳动力为其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因此，货币信托工具的本质特征，是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是收割铸币税的“镰刀”。这一凭证有三个特点：（1）它由国家强制力推动流通，然后被全体社会成员广泛承认，能够被任意分割、转移、积累——可以支付一元，也可以储蓄百万；（2）持有货币者，无需暴力、身份、血缘，就可以调动他人的劳动力和换得其生产成果；（3）不仅能支配成年人的劳动力，还能支配未成年人的未来劳动力。

如果没有劳动力，货币将无处索取价值。因此，货币实际上始终锚定在生育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力之上，也是锚定在代际传承的科学技术之上，最终锚定在人类自身的存续与发展之上。

（四）货币信托工具的外在表现：是一个万能的支付工具

跨代代理信托工具是货币的内在基本属性（制度内核）；基于这一属性，任何人得到货币，都能享有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本质特征）。因此，货币得以流走千家万户，成为一个肉眼可见的“万能支付工具”：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时，是在支付；用货币偿还债务时，是在支付；用货币发放工资、缴纳税款、赠予他人时，仍然是在支付。这些支付几乎不受时间、空间和主体限制。

正因为货币可用于万能支付，所以它才能被人们当成财富用于贮藏。支付工具是货币的外在基本属性，与信托工具的内在属性一起构成了货币的一体两面，并派生出了货币的四项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

三、货币信托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

货币作为跨代代理信托工具，无论采用何种具体货币制度形态，其制度结构都始终呈现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国家主体性。货币信托工具由国家设立，国家是信托的发起者和最终担保人。货币不是市场自发秩序的自然产物，而是国家意志的制度表达。国家的存在与连续性，是货币信托有效运行的政治前提。

第二，三方结构性。委托人（国家）、受托人（货币管理系统）与受益人（货币持有者）三方分离，形成相互制衡的信托结构。这一结构在古今货币制度中普遍存在：古代铸钱监受托管理货币，现代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都是代理关系中的受托人表现。

第三，时间跨代性。信托的设立、运行与兑现，跨越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周期。当代人持有的货币，需要未来劳动力产出来兑现；当代人的生育劳动，创造的是未来劳动力价值。这一特征决定了任何货币制度都无法割裂当代与未来的价值联系。

第四，价值整体性。信托资产不是分散的个体劳动力价值，而是全社会劳动力价值的总和；货币不是针对某个具体家庭的信托凭证，而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共信托工具。这一特征决定了货币必然具有公共品属性：无论具体制度如何安排，货币都必须服务于宏观经济循环与整体社会福祉，而不应沦为私人或集团谋利的工具。

四、货币信托工具的底层约束——信托法则

货币作为跨代代理信托工具，实际存在四项根本性、刚性、不可违背的底层约束。这些约束并非人为政策偏好，而是由货币本质所决定的客观信托法则：

第一，价值本源约束：货币发行必须锚定生育劳动

货币并非凭空创造的符号，其价值终极来源是生育劳动创造的劳动力。无论货币形态如何演变，发行规模必须与真实劳动力价值总量即生育劳动相匹配。脱离这一价值本源的货币扩张，终将引发贬值与信用崩塌。

第二，分配正义约束：铸币税收益必须优先反哺人的再生产

货币发行产生的铸币税，是社会公共收益而非部门私利。其分配方向直接决定经济循环效率：货币发行绕开育儿家庭会导致内需不足、循环梗阻；直达育儿家庭则能激活消费、畅通循环。

第三，代际平衡约束：货币运行必须保障未来劳动力供给

货币作为跨代信托工具，其长期信用依赖下一代劳动力支撑。货币发行只有反哺

生育劳动，确保人的再生产可持续，才能避免因生育衰退而侵蚀货币价值基础，破坏发展根基。

第四，公共目标约束：货币体系必须服务于整体经济与社会公平

货币是公共信用工具，发行权属于公共信托权力，而非私人或部门牟利工具。其核心目标必须是经济循环畅通、社会充分就业、分配公平正义，而非金融资本无限增殖。背离公共属性，就会导致经济系统的失衡与危机。

五、生育铸币制度对货币信托法则的回归

信托法则的客观存在，不等于法则的被遵守。古今货币垄断制度的演进，本质上就是一部信托法则被背离的历史。生育铸币制度正是对信托法则的系统性回归：

第一，价值本源约束的制度实现。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发行锚定于生育劳动，使货币价值不再依附于银行信用或外部资产，而是根植于可确指、可量化、可持续的生育劳动之中，从源头避免无锚滥发导致的货币贬值。

第二，分配正义约束的制度实现。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发行的增量收益（铸币税）以生育补助形式直达家庭部门，使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回归价值创造者。这样，生育补助不再是政府福利或财政补贴，而是家庭对后代劳动力的合法价值索赔，是生殖投资的合理经济回报，使生育劳动从“无价值活动”转变为“有价值的经济生产行为”。

第三，代际平衡约束的制度实现。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发行与人的再生产挂钩，就能恢复正常的生育率，实现代际平衡，确保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使当代货币扩张建立在未来劳动力价值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

第四，公共目标约束的制度实现。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发行权从垄断制度中解放出来，回归其作为公共信托权力的本来定位。这将从根本上推动经济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恢复经济系统的平衡与活力。

第二节 货币分配论：货币发行=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基本属性）

人类社会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自古以来，货币不只是充当交换媒介那么简单，更是社会财富的凝聚形式：谁得到货币，谁就会受益。货币发行者最先得到货币，自然成为最先受益者，享有了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其实质是占有了国家的经济增长。

一、铸币税及其元分配属性

货币发行者占有铸币税，实质是占有了生育劳动所创造的增量价值。这是因为：家庭部门需要花费长达 20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商品；育儿家庭的每一天、每一项生育劳动付出，都是在创造劳动力商品的增量价值，进而转化为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增量。货币发行者把货币创造出来交给劳动者的同时，占有了这些增量生产成果，从而获得了铸币税。这就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

在我国历史上，货币发行先后经历了国家垄断、跨国垄断和部门垄断三个阶段。自最早的奴隶社会夏朝开始，中国就建立起了王权货币垄断制度，例如王权把货币制造出来采购军粮，是得到了铸币税，用于国防公共开销；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殖民美洲挖取近乎零成本白银（生产货币），用来大规模套取中国的高价值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和黄金商品（发行货币），这一外部“白银超级假币”冲击，持续三百年垄断了中国货币发行权，摧毁了中国已运行数千年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这是把中国的铸币税窃取到了欧洲；现代银行部门发行货币，获得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实际也是得到了铸币税，使金融资本可以无限增殖。

以上货币垄断制度使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被排除在铸币税分配之外，既导致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不足，引起社会商品销售和劳动者就业困难，也导致家庭婚育困难和引起生育衰退。因此本研究提出，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以此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生育率、打通国内大循环和摆脱美元锚定，这实际是要让育儿家庭获得铸币税，得到国家的元分配。

二、货币是铸币税的完税凭证，持币者是纳税人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人们需要付出劳动后才能得到货币；当然人们还可以通过赠予等方式得到货币。但无论如何，人们得到货币符号，终归得有人付出劳动成果，即需要向货币发行者缴纳铸币税，才能让货币进入流通市场。若不考虑究竟是谁付出了劳动，这个货币在人们手里不停周转，落到谁手里，谁就是纳税人；而最终持有货币者就是最终缴税人。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最后的人呢？实际是有的。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它只是对劳动力商品的索取权符号，而不是财富本身；货币本身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人们只有把它花销出去后，才算实际得到和占有了真实的社会财富。货币进入流通市场后，它在无数人手中周转，既起到充当交换媒介的作用，也起到用人口消费力激活劳动力搞再生产的作用。但它也如同击鼓传花一样，总是以一个空洞的符号长期留在人们手里。也就是说，在货币流通市场里，始终会有人付出真实的劳动成果，却只是得到了一个货币符号，他们的劳动成果就构

成了货币发行市场的铸币税。

假若人们把这个货币符号长期放在柜子里、银行里，或者装在瓦罐里深埋于地下，永不动用，将形成两方面结果：一方面对应的其他劳动者将因无人消费而处于失业状态，另一方面货币持有者实际两手空空，什么财富价值也没有得到，成为最终的铸币税缴纳人。这种情况在现象中屡见不鲜：因赚钱困难和出于对未来预期不稳定的恐惧，大量的人一辈子都在努力工作赚钱，却舍不得花销，直到去世时留下了一笔不菲的货币遗产，实际他就充当了一个长期性的铸币税缴纳人。假若出现通货膨胀，人们手里的货币会大幅贬值，甚至成为废纸，这实际是货币发行者通过滥发货币，强制所有货币持有人变成最终的铸币税缴纳人。此外，如果一国长期大量持有美元外汇储备，也将成为美国的铸币税纳税人。

以上论述可概括成一个“**铸币税定理**”：货币发行者通过占有铸币税而受益，最终持有货币未花销或在通胀中贬值的人，实际是铸币税的纳税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而是铸币税的完税凭证。这一定理进一步证明了货币发行不是中性的经济行为，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行为。

三、货币发行市场与货币流通市场的二元划分与本质区分

在商品经济中实际存在两个功能、逻辑完全不同的货币市场。对二者的混淆，是传统分配理论陷入盲区的根本原因。

（一）货币发行市场（一级市场）：增量货币的源头

货币发行市场是货币从无到有的环节，是增量价值的初始配置场域。其核心特征是：（1）货币发行是增量货币的唯一来源；（2）在时序上先于一切交易；（3）是对增量价值的元分配过程；（4）打破货币垄断制度与否，直接决定了家庭部门是否具有基础消费能力。

没有货币发行市场，就没有可用的货币作交易媒介，后续的工资支付、商品购买、税收征缴都无法进行。

（二）货币流通市场（二级市场）：存量货币的流转

货币流通市场是货币发行之后，在企业、劳动者、政府、居民之间周转的环节，是存量资源的再配置场域。其核心特征是：（1）只流转存量货币和做存量分配，不创造新增价值；（2）处于货币发行之后；（3）是铸币税缴纳凭证的流转环节；（4）无法纠正货币发行市场的元分配失衡。

传统经济范式只关注货币流通市场的分配问题——工资分配、税收调节、社会保

障——却回避了货币发行市场的元分配属性。当货币发行的增量收益被制度性垄断，而家庭部门长期缺乏源头补偿时，无论流通环节如何调节，都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因为流通市场只能转移存量货币，不能创造新增收入；源头被截留的水，下游永远等不到。

四、货币发行作为元分配的学理依据

货币发行市场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金融操作，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这一判断具有以下四个学理依据：

1. 时序优先性。没有货币发行就没有货币存在，而工资、利润、税收均以货币存在为前提。由此可见，货币发行是所有分配中的第一道分配。

2. 价值占有性。货币发行对应新增价值的占有。增量货币进入经济体系的同时，意味着新增商品与服务被发行者占有，这是社会经济产出向特定主体的转移。

3. 结构决定性。货币发行的流向决定整体分配格局。流向资产端则资产溢价，例如 2025 年前后各国央行买入黄金发行货币，使金价暴涨；流向资本端则生产内卷或金融空转；流向家庭端则消费扩张，实现产销两旺。如果源头分配失衡，下游无法根本扭转。

4. 循环源头性。消费来自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最终源于货币发行。没有增量货币注入家庭部门，消费能力无法获得源头性扩张，内需无从谈起。

综合上述，货币发行不是金融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不是事后调控，而是事前定调；不是银行的权利，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权。

五、生育劳动在元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既然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那么谁应当成为这一分配的主体？答案具有唯一的逻辑必然性：生育劳动的提供者——育儿家庭。

第一，价值来源的唯一性。生育劳动是一切经济价值的根本来源；价值创造者应当获得价值分配权，这一按劳分配原则在物质生产领域被普遍接受，在人口生产领域同样应当适用。

第二，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性。人的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前提，是社会再生产的元生产活动，理应获得货币发行的元分配。

第三，分配正义的本原性。生育劳动具有三重社会贡献：一是人的再生产，创造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二是科技传承，为后代积累人力资本与社会财富；

三是维持人口代际平衡，防止老龄、少子化。社会贡献越大的劳动，越应当获得社会补偿。货币发行作为元分配，将生育劳动纳入分配主体，正是对本原正义的回归。

第四，内循环的动力性。从国内大循环看，消费是循环的起点，家庭部门是消费的主体。消费能力的源头在于家庭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的源头在于货币发行这一元分配。只有让生育劳动在元分配中居于主体地位，让货币发行收益直接流入家庭部门，消费能力才能获得源头性扩张，内需才能真正成为增长的主动动力。

综合上述，生育劳动在元分配中具有价值本源、再生产前提、正义基础、动力核心的主体地位。这是生育铸币理论在分配层面的核心命题，也是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回归家庭部门的学理依据。

六、新的国家经济三级分配体系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取得工资收入，是国家经济的初次分配。但其实，那只是在货币流通市场上的存量分配。而**货币发行者最先得到货币**，这一货币元分配，远远早于货币流通市场上的薪酬、税收等一切货币分配，因此货币发行才是国家经济的初次分配。由此，本研究得出以下新的分配层级：

新的三级分配框架

层级	分配形式	权利主体	价值来源	分配功能
元分配	货币发行权	育儿家庭(生育铸币)	人的再生产(生育劳动)	从家庭部门源头扩大消费能力、夯实内需底座、确立分配起点公平
再分配	工资/税收/利润	工人/政府/股东	物的再生产(普通劳动)	按劳分配、税收调节、保障公共服务
三次分配	财政支出/捐赠/理财	单位、个人	社会调剂	补充分配不足、弘扬社会互助、多元共治

综合上述，国家发行货币，实际是对劳动力商品增量价值的元分配，是决定整体分配格局的根本环节；若能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反哺育儿家庭，**形成一种新的按劳分配形式**，就能恢复国家的人的再生产能力和激活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反之，若被银行部门制度性垄断，就会造成消费不足、就业困难和生育衰退，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第三节 货币增长论：生育消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核心载体、根本路径）

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创造了劳动力。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育儿家庭需要掌握

货币发行权来推动生育消费，实现按劳分配的价值闭环，否则就会内需不足，导致严重社会生产过剩。在币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用于家庭生育消费的货币数量增长，既代表了劳动力价值量的增长，也代表了人口消费力的增长。二者合并起来，就是国家的真实经济增长。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传统伦理思想深刻揭示了“代际传承”的极端重要性。国家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自身的生育延续与代际传承，核心任务是保障人的再生产；这与家庭的核心目标不谋而合：“发展经济→养儿育女→老有所养→人生幸福”。而事实上，养儿育女是家庭消费的核心主体，能在住房、教育、医疗、娱乐、餐饮、婚嫁、轿车等各个领域形成持续性的增量消费需求。这本身就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质内涵。没有生育消费，就没有人的再生产，也就没有任何经济可言。因此，生育消费实际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

一、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量和人口消费力（消费货币）的同步增长

经济增长不是单纯的总产出扩张，而是生产与消费相匹配、实现产销两旺，以此服务于人口繁衍和代际传承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本质可归结为两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维度：一是劳动力价值量的增长（实体内核），二是人口消费力的同步增长（价值兑现）。

（一）劳动力价值量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实体内核

一切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价值来源是劳动力。经济增长的实体内核是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总量持续扩张。这一扩张通过两个渠道实现：

1. 劳动者充分就业。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前提下，实现适龄劳动人口的高效配置与充分利用，避免劳动力闲置浪费，可以使社会总产出始终维持在最高水平，最大限度地激活现有劳动力资源的经济效能。

2. 劳动力质量的提升。科技进步是历代劳动力价值的结晶，通过新生劳动力实现代际传承，使单位劳动力的产出能力持续增长，让同等劳动时间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商品价值。

以上劳动力价值量的增长来源于家庭部门生育劳动的持续投入，这是经济增长的本质。

（二）人口消费力（消费货币）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价值兑现

货币是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化身。当劳动力价值总量增长时，作为其价值载体的消费货币总量必须同步扩容。这种扩容不是金融体系的无锚放水，而是与劳动力价值增

长相匹配的内生性发行。

关键在于：货币扩容必须体现为可用于人口消费的货币数量增长。货币发行的增量如果不能转化为家庭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不能转化为真实的人口消费力，那么劳动力价值量的增长就无法获得社会承认与市场兑现。这样，增量商品生产出来了，却没有对应的购买力去消费，只能滞销，表现为失业扩大与增长停滞。只有当增量货币真正流向家庭、转化为人口消费力，劳动力价值才能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闭环，经济增长才具备真实意义与可持续性。

（三）两者统一，构成真实的经济增长

劳动力价值量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供给基础，人口消费力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需求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同向匹配。

脱离劳动力价值的货币扩张只会引发通胀贬值；而没有消费货币支撑的劳动力价值，则因内需不足而无法兑现，导致就业低迷、增长停滞。唯有劳动力价值和消费货币协同增长，才能支撑起国内大循环的真实经济增长。

生育劳动推动劳动力价值量增长，是价值创造过程；人口消费力的增长是价值实现过程。生育铸币制度正是通过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使人口消费力与劳动力价值量同步增长，从根源上保障经济增长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

二、推动生育消费的本质是扩大国内人口消费

国家发展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给国内人口消费，以此实现人民的生命繁衍和代际传承，推动国家永续发展；国家出口的目的是换回进口商品，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劳动价值互换和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因此进出口部门的最终服务对象仍然是国内人口消费。由此可见，国内人口消费是全部经济活动的最终归宿。

人口消费增长的核心在于家庭部门的生育消费。生育消费不仅是家庭支出，更是经济增长的本源动力、国内大循环的起点引擎、充分就业的需求底座。这一消费的规模、增长与可持续性，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与长期潜力。反之，生育消费能力的萎缩将导致生育衰退，使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减少，则经济发展将失去内生动力，逐步陷入滞胀甚至负增长的长期困境。

（一）生育消费是国内人口消费增长的核心与主体

在国内人口消费增长结构中，生育消费始终居于核心与主体地位。所谓生育消费，是指家庭在怀孕、分娩、抚养、教育、医疗、住房、轿车、婚嫁等全过程中形成的消费支出，并非单单指孩子的花销。这一消费具有三个不可替代的特征：

1. 刚性。生育消费不是可选项，而是家庭在决定生育后必须承担的支出链条，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推迟的特性。

2. 长期性。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形成 20 年左右的持续消费流，为经济提供跨代际的稳定需求支撑。这是最稳定、最具乘数效应的消费类型。

3. 全民性。生育消费几乎覆盖每个家庭，其需求基础最广泛、带动链条最长，是内需最可靠的底座。

以上表明，扩大人口消费的根本途径，不是刺激已有消费者多花钱，而是通过推动生育消费来不断注入消费增量。没有生育消费的推动，国内人口消费将因生育衰退而陷入不可逆的下行通道；唯有以生育消费为牵引，国内人口消费才能真正实现扩大与可持续。

（二）生育消费强度决定国内人口消费的规模与可持续性

生育消费强度，即家庭生育相关总支出在全社会消费中的比重，是衡量国内人口消费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生育消费强度高，意味着新生人口持续注入、家庭消费能力充足、内需底座稳固；生育消费强度持续下滑，则意味着人的再生产的消费基础正在被侵蚀，国内人口消费将陷入萎缩通道。

生育消费能直接扩大国内人口消费总量，弥补内需短板，让经济循环摆脱对外需的依赖。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根本判断：没有生育消费的扩大，就没有国内人口消费的真正扩张，将使国内大循环失去基础支撑。

三、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内生动力

经济增长动力可分为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内生动力指根植于经济体内部、不依赖外部条件、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强化的增长力量；外生动力指依赖外部市场、外部资源或不可持续政策手段获得的增长力量。严格区分二者，是判断增长是否可持续的核心依据。在所有动力来源中，唯有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唯一的内生动力。

（一）生育消费是唯一根植于人的再生产的本源内生动力

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主体是人，一切生产与消费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生育消费直接源自人的再生产这一人类社会最基础、最持续、最不可替代的社会活动，完全内生于经济系统内部，不依赖任何外部条件，不会被外部冲击从根本上动摇。

与生育消费相比，其他动力均具有明显外生性与不可持续性：（1）投资拉动消费，它依赖金融资本与政府债务双扩张，存在重复建设、边际收益递减、债务风险累积等刚性约束；（2）出口拉动消费，它依赖海外市场需求，本质是铸币税的跨国流失。

（二）生育消费是社会总需求的“第一推动力”

在整个消费体系中，生育消费具备启动总需求的第一推动力地位：

1. 时序优先性：生育相关支出发生在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获得工资收入之前，是家庭最早、最刚性的支出；
2. 乘数带动性：生育消费可引爆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文化、娱乐等全场景关联需求，形成“一点引爆、全域激活”的强乘数效应；
3. 长期稳定性：生育行为能够带来长期持续消费流，为经济提供可预期、跨周期的稳定需求底座，有效熨平短期波动。

（三）生育消费是经济循环的逻辑原点

经济循环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周而复始过程，其逻辑起点不是投资、不是出口，而是消费；消费的起点，是生育消费。这一循环的逻辑链条是：“生育消费→家庭支出扩张→企业营收增长→生产有序扩张→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持续扩大→反哺生育”。

传统增长理论将起点置于投资或出口，颠倒了因果关系：没有真实消费支撑的投资只会产生大量浪费；大量净出口只能承受外部的长期铸币税剥削。确立生育消费的循环原点地位，是对增长逻辑的根本纠正。

（四）生育消费作为唯一内生动力的学理依据

在全部增长动力中，只有生育消费具备自主、可持续、可自我强化的完整属性，是不可替代的内生动力。

1. 起点动力：一切经济活动始于人的再生产，一切消费始于生育相关支出，一切增长始于家庭育儿需求。没有生育消费，那么新增人口、新增劳动力、新增需求均无从谈起，增长将彻底无源可寻。

2. 牵引动力：生育消费覆盖母婴、食品、医疗、托育、教育、住房、家政、文娱等所有行业，从上中下游全面拉动产业扩张与结构升级。

3. 自循环动力：生育消费的动力完全来自国内人的再生产，不依赖外需、外债与外部资本，是国内大循环自主畅通的底层支撑。

4. 就业动力：就业的本质是劳动力被消费需求有效激活。生育消费带来的旺盛内需，是企业扩产招工、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来源；消费越强、就业越稳、收入越高，进一步反哺生育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四、没有生育消费，就没有人和经济：消费与经济是人的一体两面

（一）经济与消费的定义

经济，在本文中是指人类围绕价值创造、分配、流通、交换、消费所构成的全部活动系统。其本质是生育劳动转化为劳动力商品，再物化的过程：劳动者通过体力和智力的支出，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满足人类需求的财富。因此，经济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抽象系统，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外化表现。

消费，在本文中是指人类为满足生存、繁衍、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全部行为。消费不是经济活动的被动终点，而是人的再生产得以持续的前提：通过消费，人的体力得以恢复、智力得以提升、生命得以延续、下一代得以养育。因此，消费是人的目的维度的实现。

（二）消费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者统一于人体

消费与经济，是人的一体两面，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1. 消费是人的目的维度：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消费而生产。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意义所在，是人的需求得到满足、生命得以存续、幸福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

2. 经济是人的手段维度：人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必须从事经济活动。经济是消费得以实现的手段，是人的劳动力价值得以表达、社会财富得以创造的场域。

目的与手段，统一于“人”这一主体。没有消费，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生产出来的商品无人问津，劳动者失业，经济陷入停滞；反之，没有经济，消费也将无法实现：没有生产出来的商品，消费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生育消费的特殊地位：是经济的前提、消费的起点和终极目的

在全部消费类型中，生育消费居于根本性地位：

第一，生育消费是经济的前提。没有生育消费，就没有下一代的出生与成长，就没有人的代际传承，人类将归于消亡。

第二，生育消费是一切消费的起点。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需要持续的消费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生育消费启动了人的整个生命周期消费，是所有后续消费的“第一推动力”。

第三，生育消费是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人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活得更好。生育消费正是这一终极目的的直接体现。

（四）没有生育消费，就没有人的再生产，也就没有任何经济可言

消费与经济是人的一体两面，而生育消费是其根基所在，没有这个根基，就没有人类存在。生育消费的规模与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口的规模与素质，进而决定了

经济增长的边界与可持续性。正因如此，生育消费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

五、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侵蚀了生育消费基础，无法持久

传统以出口、投资为核心的增长范式，看似能快速拉动经济规模扩张，实则持续侵蚀生育消费基础，挤压人的再生产空间，属于外生性、透支型增长，无法持久。

（一）出口导向增长挤压国内生育消费

出口导向模式以外部需求为核心，将大量劳动力、资源、产能投向国际市场，国内消费尤其是生育消费被置于次要位置。为维持出口竞争力，往往压低劳动力成本、弱化生育保障，导致家庭育儿负担加重、生育意愿下降，从根源上透支未来劳动力与消费力。同时，出口赚取的外汇转化为国内货币投放，易引发资产泡沫，进一步推高育儿、住房成本，压缩生育空间。

（二）投资驱动增长挤占生育消费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会让货币发行与资源配置优先流向基建、工业、金融等资本密集领域，而非育儿家庭与民生消费，使大量增量货币长期滞留金融系统内空转，无法转化为人口消费力，导致家庭部门购买力不足、生育消费萎缩。同时，投资依赖债务扩张，会累积金融风险，最终通过坏账、通胀等方式转嫁给家庭，进一步削弱生育能力。

（三）外生增长模式与人的再生产长期脱节，不具备可持续性

出口与投资驱动的增长，始终围绕资本增殖与外部需求运转，完全脱离人的再生产的本源需求。这种模式会加剧分配失衡，让货币与财富向资本端集中，家庭部门承担生育劳动却无法获得价值补偿，最终陷入“低生育—低消费—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使国内大循环因需求基础坍塌而长期梗阻。

以上表明，出口与投资驱动增长，往往以生育衰退为代价。这一衰退将导致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短缺，使出口与投资驱动所带来的增长成为空中楼阁。

六、生育铸币制度是推动生育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制度保障

生育铸币制度以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铸币税返还育儿家庭为核心，从本源上打通价值创造、价值分配与价值实现的传导链条，是激活生育消费、支撑人本内生增长、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根本性制度保障。

（一）生育铸币制度为生育劳动提供源头价值补偿

家庭部门历经长期、高强度的生育劳动，为社会供给劳动力商品，这是一切经济价值的终极来源。传统货币制度将生育劳动排除在元分配之外，使其沦为“无报酬的社会义务”，直接压制了生育意愿与生育消费能力。

生育铸币制度从分配起点纠正这一失衡：（1）让生育劳动获得货币发行的元分配；（2）增量货币以生育补助形式直达育儿家庭，使家庭生育投入获得直接、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回报；（3）把生育从“家庭负担”转化为“有价值的社会生产行为”，从根源上提升家庭生育意愿与生育消费能力。

（二）生育铸币制度为人口消费力提供内生增长动能

货币只有转化为人口消费力，才能激活生产、带动就业、实现增长。传统增长模式下，货币大量滞留金融体系空转，难以转化为真实消费，形成“货币扩张、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生育铸币制度从源头破解消费梗阻：（1）货币发行直接服务于人的再生产与家庭消费，让增量购买力精准流向最具乘数效应的生育消费领域；（2）以生育消费带动全链条消费扩张，形成刚性强、周期长、覆盖面广的内需底座；（3）实现“生育劳动→货币发行→消费提升→生产扩大→就业增加”的正向传导。

（三）生育铸币制度为经济循环构建起增长闭环

经济循环的畅通，依赖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动态均衡。生育铸币制度以货币为纽带，将人的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紧密衔接，构建起完全内生、自主可控的增长闭环。

其核心运行逻辑为：“生育劳动创造价值→货币发行补偿生育→生育消费激活内需→内需牵引生产扩张→生产扩张带动充分就业→就业与收入提升反哺生育”。

这一闭环不依赖外需、外债和大规模透支性投资，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增长模式的外部依赖与债务约束，实现增长动力内生化、循环过程自主化、发展成果普惠化。

（四）生育铸币制度为高质量发展与长期繁荣奠定底层根基

生育铸币制度不仅是激活短期增长的手段，更是保障国家长期繁荣的底层制度安排：（1）稳定人口代际均衡，避免老龄化、少子化对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冲击；（2）推动增长模式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向生育消费驱动，实现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型；（3）让经济增长回归“服务于人、服务于家庭、服务于国家永续发展”的终极目的。

综合上述，生育铸币制度从价值补偿、消费激活、循环畅通、长远保障四个层面，为生育消费扩大与经济内生增长提供了完整制度支撑，是将“生育消费=经济增长”从理论命题转化为现实场景的关键制度保障。

第六章 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是垄断了劳动力

传统理论多将货币垄断界定为对货币发行权、流通权与管理权的垄断，主要停留在金融运行的现象层面。本章立足“货币=劳动力”本质关系，系统论证：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并非垄断货币符号本身，而是垄断了对全社会劳动力的确权、分配与支配权。

一、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推导：从货币符号到权力实质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自奴隶社会以来的货币垄断制度，其掌握货币发行权、决定货币流向与分配规则的权力，本质上就是掌握了劳动力的社会代表权与支配权。

以现代银行体系为例，其通过信贷扩张、资产购买等方式垄断货币发行，增量货币优先流向生产部门、金融部门与外部资产，而非育儿家庭。这一过程表面是金融技术，实质是对社会劳动力价值的制度性占有与定向支配。

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只是外在符号，劳动力才是垄断的真实标的；金融控制只是手段，对劳动力的系统性支配才是本质。

二、垄断劳动力的五重表现

（一）垄断了劳动力价值的社会确权（什么算劳动）

生育劳动创造劳动力，劳动力创造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这一价值生成过程具有天然的客观性，不依赖任何货币体系而存在。例如，一块土地种出粮食，一双手造出桌椅，这些劳动成果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然而，在商品经济中，劳动成果的价值必须通过货币才能获得社会承认：劳动者生产的粮食，只有卖出换得货币，才算真正实现了价值；工匠打造的桌椅，只有换成货币，才能换取其他生活所需。货币因此成为劳动成果进入社会循环的“通行证”。

货币垄断主体正是掌握了这张“通行证”的签发权。谁获得了货币，谁的劳动就被社会承认；谁拿不到货币，谁的劳动就“不算数”。例如，一位农村妇女在家养育三个孩子，投入了长达20年的生育劳动，培育出健康、有能力的下一代劳动力，这在实体经济中具有巨大价值，但是因为没有任何货币凭证来“确权”，她的劳动在社会核算体系中被视为“零产值”，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

这种确权垄断的实质是：原本天然属于生育劳动与生产劳动的价值主权，被异化为由货币垄断者授予的权利。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什么劳动算数、什么劳动不算数”的最终裁决权。这是货币垄断制度最隐蔽、最基础的剥削机制。

（二）垄断了生育劳动成果与铸币税分配（价值归谁）

铸币税的实质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其终极归属应当是承担人的再生产的育儿家庭。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功能是独占铸币税。无论是古代王权货币垄断、近代美洲殖民白银入侵中国垄断，还是现代银行货币垄断，分配结构高度一致：育儿家庭被排除在货币发行的元分配之外，仅能在流通市场以工资、劳务等形式获取二次分配。货币垄断在本质上，是对生育劳动成果的长期占有，是将人的再生产本源价值转化为垄断者的金融资本与支配权力。

（三）垄断了全社会劳动力的支配权（流向哪里）

货币是社会资源的配置信号，更是劳动力的流向指挥棒。谁垄断了货币，谁就最终决定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区域发展与资源投向。

货币垄断主体以货币供给为杠杆，决定哪些劳动被鼓励、哪些岗位被创造、哪些产业被扶持、哪些群体获得购买力。这种支配权不服从劳动者本身，而是服从垄断者的利益取向：或资本增殖，或外部霸权。最终使整个经济体系围绕垄断者利益运转，而非围绕人的再生产与民生需求运转。

（四）垄断了劳动力的就业权（能否在岗）

货币发行规模与投向，直接决定劳动力能否进入生产岗位。在货币垄断制度下，垄断主体为追求高利润、高回报，倾向于将货币大量投放于虚拟经济、金融投机等领域。这些领域因货币充裕而扩张，但吸纳的劳动力十分有限，大量货币在此空转，催生资产泡沫。与此同时，货币发行绕开家庭部门、滞留金融体系空转，导致社会消费需求萎缩。实体经济领域因家庭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发展，劳动力被迫流出或被排斥在外，沦为失业人口。

自古以来，货币垄断主体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实质上决定了劳动力能否就业。因此，劳动者失业的本质并非真的无事可做，而是其劳动力商品被货币垄断体系“冻结”。

（五）垄断了劳动力的定价权（价值多少）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最终通过货币来表达与兑现。按正常理解，劳动者付出多少劳动，就应获得相应的货币回报。然而，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这一等价关系被系统性地扭曲。

家庭部门长期缺乏生育劳动价值补偿，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消费萎缩带来两方面后果：一是大量劳动者失业，劳动力被闲置，其价值归零；二是在岗劳动者陷入“超时劳动却只能换取低薪”的内卷困境，劳动力价值被系统性压低。无论失业还是内卷，其本质都是劳动力的定价权被货币垄断主体所掌控，是货币垄断制度的必

然结果。

综合上述，货币垄断制度通过确权、分配、支配、就业、定价五个维度，实现了对劳动力的全面垄断。这五个维度层层递进，从劳动被承认到价值被占有，从劳动力被支配到被冻结、被低估，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垄断闭环。而打破货币垄断制度，本质上就是打破对劳动力的全面垄断，让劳动力回归人民，服务民生发展。

三、历史验证：西方从白银货币垄断到美元霸权，都是对劳动力的跨国垄断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以近乎零成本美洲殖民白银为掠夺工具，在中国构建起隐秘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实现了对中国劳动力价值的远程跨国垄断：他们不生产丝绸、瓷器、漆器、茶叶，但用“白银符号”垄断中国货币发行权，就能从中国劳动者手中持续三百年成功套取；反观中国，从原料种植到成品制造、再到物流运输，明清两代将全国大量最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出口商品生产，最终只是换得了从美洲挖来的“石头”。其本质是欧洲金融资本以货币垄断替代直接暴力，实现对中国劳动力的跨国掠夺，最终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

现代美元霸权是这一逻辑的升级形态：美元以全球储备货币身份，垄断各国底层货币供给；各国以商品出口换取“美元符号”，本质是让本国劳动力价值为美元背书、被美元定价、被美元体系收割。美元霸权的本质，是美国通过货币垄断，实现对全球劳动力价值的确权、分配与支配，形成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的全球等级结构。

古今货币垄断制度虽然形态更迭，但本质一以贯之：以垄断货币为外衣，以垄断劳动力为实质，以占有铸币税为根本目的。

四、货币垄断制度导致货币元分配失衡，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银行部门，使育儿家庭的生育劳动被排斥在元分配之外，直接导致以下多重结构性后果：

（一）分配失衡：家庭部门丧失生育劳动成果支配权（起点）

家庭承担生育劳动、创造了劳动力商品价值，却无法在货币发行市场上获得对价与价值确权，导致消费能力持续不足。其实质，是家庭部门丧失了对生育劳动成果的支配权。

（二）铸币税集中：大量社会财富汇集于银行部门（机制 1）

银行部门通过货币发行，将大量社会财富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

等金融资本，实际是占有了社会财富，导致铸币税大量集中于银行部门。

（三）货币集中：大量货币不用于消费，丧失人口消费力功能（机制 2）

货币发行绕开家庭生育与消费需求，大量集中于少数人和少数单位，再转化为金融资本，最终形成“金融系统流动性泛滥、家庭部门购买力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大量货币因此丧失激活生产、保障就业的人口消费力功能，沦为金融系统内部循环套利的工具。

（四）就业困难：劳动力被系统性冻结与闲置（传导）

家庭部门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生产收缩、就业岗位减少，使大量劳动力处于失业或低质量就业状态：有劳动能力而无货币激活，有就业意愿而无岗位支撑，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五）供需断裂：经济循环梗阻成为常态（结果）

一方面在需求端，家庭部门普遍需要生育消费，却没有钱，无法获得外部劳动力支援，导致生育困难；另一方面在供给端，大量商品滞销，大量劳动者找不到工作，只是因为家庭部门消费不起。这是因为货币被垄断了，导致供给与需求双方缺乏货币作媒介，长期断裂性地存在，无法连接。

在供需断裂下，需求持续偏弱、生产相对过剩、企业收缩产能、就业预期不稳，进一步压制生育意愿。由此，国内大循环陷入“低生育—低消费—低增长”的长期负面锁定。

（六）文明困境：颠倒了经济目的与人的价值（本质）

在货币垄断制度下，人们普遍只能通过外出打工赚钱，然而常常打不到工、赚不到钱，陷入生存困境，使钱成了极度稀缺的资源。在生存危机逼迫下，绝大多数人终生为了赚钱而活着，成为钱的奴隶，被改变了心智。在心智扭曲下，一些人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贪污、受贿、抢劫等铤而走险，或被迫放弃肉体尊严。当多数人都难以赚到生存所必需的钱，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与战乱的崩溃境地。

货币垄断制度将“人”降格为生产要素，将“人的再生产”降格为资本无限增殖的工具，将“货币”异化为人的主人。这一颠倒，本质是颠覆了经济活动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与文明延续的终极目的。

五、货币垄断制度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根源

按照《铸币论（二）》所揭示的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货币垄断制度不仅导致需求不足和生育衰退，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根源：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

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形成“货币集中”；家庭部门消费能力被持续压缩，导致“供需断裂”。这一过程不断累积，最终引发生产过剩、企业倒闭、失业上升、社会矛盾激化，直至王朝更替；新朝建立后，搞经济重建，推动经济复苏，但货币垄断的逻辑并未改变，如此周期性地循环往复。由此可见，打破货币垄断、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不仅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需要，更是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选择。

六、货币垄断制度违背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按劳取酬：谁付出劳动，谁获得对价。然而自古以来的货币垄断制度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原则。

货币垄断者无需付出实质性劳动，通过货币发行而占有铸币税。与此同时，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承担了人的再生产、供给新的劳动力商品、推动增量价值创造，却无法获得货币对价，沦为“无价值活动”。

一方不劳而获，一方劳而不获，颠倒了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这一颠倒直接导致生育劳动与价值分配断裂、家庭消费能力不足，进而导致商品滞销、就业困难、生育意愿下滑，形成系统性的经济循环梗阻，使商品经济产生危机，无法长期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第七章 实证与理论研究：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存款货币被记录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里，是银行对货币持有人的债务承诺，因此得出“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结论。这是把会计记账规则带来的形式表现误认为是货币的本质表现。以下使用会计语言来证伪，并构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社会生产过剩理论模型，夯实生育铸币制度的底层实证与理论基础。

一、银行会计报表中的“货币负债”只是会计记账规则的形式表现

（一）货币发行即分配，并且银行只是“记账人”而非真的“债务人”

以我国为例，央行和商业银行各有一张资产负债表。央行把自己发行的货币记入了“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负债“货币发行”科目里；商业银行也把人们持有的存款货币记入了自己资产负债表的负债“储蓄存款”科目里。这样从表面上看，货币很像是银行的“负债”，并且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材的长期引导下，人们普遍误以为货币就是银行的负债。这是错误认知的产生源头。以下举例说明。

例 1：A 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扩张的方式对 B 公司发放贷款 100 亿元，形成等额的银

行债权资本，同时产生存款货币（发行货币）100 亿元。报表如下：

A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简表

资产	金额	负债	金额
发放贷款— B 公司 (A 银行的债权资本)	100 亿元	储蓄存款— B 公司 (B 公司随后把钱用于支付工资和材料款等等，钱在无数人之间周转，存款人名称将在这里频繁变更)	100 亿元

B 公司用以上 100 亿元贷款去雇佣工人搞生产，在支付工资和材料款后，假定形成 50 亿元存货和 50 亿元固定资产。报表如下：

B 公司资产负债表

资产	金额	负债	金额
存货	50 亿元	短期借款—A 银行	50 亿元
固定资产	50 亿元	长期借款—A 银行	50 亿元
资产合计	100 亿元	负债合计	100 亿元

上表中，B 公司欠下了 A 银行的贷款 100 亿元，需要归还。因此，对应的 B 公司存货和固定资产实际都是 A 银行的资产（债权资本），处于 A 银行的后院。

从表面上看，A 银行发行的 100 亿元货币是该银行的“负债”。但实际上，这是国家伴随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步增长的货币发行，是人们开展经济活动所必须的支付工具。人们需要用这些货币去不断地消费周转，才能持续不断地发动社会再生产和推动就业，例如张三打工挣得 1 万元，拿去向李四购买家具，李四又把钱拿去向王五购买电视等等。这样反复周转后，100 亿元货币将很快分散进入无数人的储蓄存款账户。这些存款人并不会因为持有货币而去执行银行的资产，而是需要用于再下一步的社会消费才能实现其经济利益，也就是需要持续用于推动经济循环。这些货币尽管在无数人手里反复周转和收付，但基本上也都只是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科目里频繁变更存款人名称而已，例如张三减少 1 万元，李四就会增加 1 万元，银行只是帮忙记个账。即使跨行支付，也是互有往来，基本可以抵销；即使取现金，也是有取有存，可以抵销；即使不能完全抵销，商业银行之间还可以通过同业拆借来弥补。

以上分析表明，A 银行只是根据会计记账规则，在会计报表里虚拟了自己的债务人角色，其真实的身份只是记账人——人们把货币拿去周转，A 银行帮忙在“储蓄存

款”科目里记账，频繁变更存款人名称。这样 A 银行通过信贷扩张，得到了 B 公司 100 亿元的真实债权，却只承担了 100 亿元的虚拟债务。

从微观层面看，尽管 B 公司的贷款有一个固定的归还期限，但是贷款到期后，B 公司通常会以“借新贷还旧贷”的方式续贷；即使 B 公司还清了贷款，还会由 C 公司来增加贷款，以此推动市场上的货币数量逐步增长，而不是逐步减少甚至清零。从宏观层面看，银行部门虽然在收贷，但也在不停地扩大放贷，贷款总额始终在不断地增长。例如，根据我国央行公布数据，2023 年和 2024 年全国银行贷款总额分别是 237.59 万亿元和 255.68 万亿元，两年间增加了 18.09 万亿元，增长 7.61%。

历史性地观察，无论哪个国家的银行，它的印钞机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货币只会越印越多，表现为缓慢通胀或急速通胀。因此从宏观总体上看，银行部门通过信贷扩张（货币发行）而发放的贷款越多，占有的债权资本（社会财富/铸币税）就越多；同时对应产生的存款货币实际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运转所必须的支付工具，只是凑巧按会计规则被放在了银行报表的负债里，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货币负债”，似是而非。

（二）“货币负债”只是会计形式，实际是银行代为记账和保管的支付工具

货币是国家设立的跨代代理信托工具和人们用于经济周转的支付工具，这个工具在经济活动中频繁易手，需要由银行来专职保管和记账。人们把货币存入银行，银行再把货币记入“储蓄存款”科目里，形成银行的负债，但这只是会计核算的形式表现，而银行的真正义务是准确记录存款人的名称和金额变动，把账记清楚即可，实际承担的只是记账和保管义务。

货币本身是法定支付工具，同时它也是铸币税的完税凭证，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并非银行或任何主体的负债。尽管历史上有个别银行因为挤兑而倒闭，但那只是经营不善的问题，与普通工商企业因经营不善、无钱清偿到期债务而倒闭、本质也是被挤兑的性质完全相同，不能用来否定货币的工具属性和证明货币本身是谁的负债凭证。

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社会生产过剩理论模型”

“货币是银行负债凭证”的错误认知，将会计记账形式等同于货币本质，推动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长期运行，掩盖了货币元分配失衡导致的铸币税集中与货币集中，造成系统性的“社会生产过剩”格局：供需断裂。

（一）铸币税集中：银行部门占有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支配权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计量尺度。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买入外汇、黄金和信贷扩张（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每创造一单位货币即形成等额银

行资产。尤其银行通过“印钱放贷”而占有的“社会债权资本”极为庞大，其中企业用贷款建设工厂、购置设备和生产商品，家庭用贷款购买住房、汽车，这些资产名义上属于企业或家庭，但实际上都处于银行的后院，是银行的债权资本。

目前主流经济体广义货币（M2）占 GDP 比重普遍超过 200%（例如中国 2025 年 M2/GDP=242%），意味着银行体系创造的货币总量相当于两年以上的年度经济产出；从资产负债结构看，全社会企业资产、家庭房产、基础设施等核心实物资产中，半数以上对应银行贷款。由此可见，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导致“铸币税集中”。

铸币税集中的实质，是银行部门实际掌握了天量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成为供给端的核心掌控者；本质上是银行部门对生育劳动成果的制度性占有，可称之为“铸币税剥削”。

（二）货币集中：极少数人掌握了天量货币

银行发行的货币直接流入贷款市场、资本市场、出口部门和虚拟经济等领域，再通过高薪报酬、利润分配等方式大量进入极少数人和单位手里，同时大量货币滞留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套利，导致“货币集中”。

这些掌握天量货币的极少数人，极限消费的总量有限，绝大部分货币被用于储蓄或投资，不仅无法转化为日常消费，还用于开展高利贷、市场投机等“钱生钱”的金融剥削，导致市场上的货币越来越集中、消费货币越来越少。这种金融剥削，正是铸币税剥削在货币流通领域的延伸和放大。与此同时，广大育儿家庭因被排除在货币发行的元分配之外，不仅承受了生育劳动白白付出的铸币税剥削，还得承受金融市场上的钱生钱剥削，长期缺乏可支配收入，导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因此，货币元分配失衡导致货币集中，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通货紧缩的制度性源头。

（三）两者叠加，导致社会生产过剩：供需断裂

“铸币税集中”意味着银行持有天量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需要销售（供给端）；“货币集中”意味着极少数人掌握天量货币符号却不消费（需求端）。二者叠加，就造成了供需断裂的社会生产过剩格局。这一格局的具体表现是：在供给端，大量工厂闲置、商品积压滞销，企业被迫裁员减薪，导致就业困难和社会内卷；在需求端，家庭部门负债累累、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婚育困难。这种供需断裂的实质是国家资源被严重错配——本应用于支持家庭生育的铸币税却被用于金融资本无限增值，导致了社会生产能力、自然资源和生育投入的巨大浪费，最后集中转化为生育困难的民生困境，引起生育衰退，使国家的人力资本逐步受损。

（四）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推动社会生产不断扩张，然而家庭缺钱消费，导致内需不足，最终形成制度性、结构性、长期性的内在矛盾：银行可以无成本印钞囤积黄金、外汇和债权资本，而承担人的再生产的育儿家庭却连基本育儿消费都难以支撑。这一矛盾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内生缺陷，无法通过利率调节、财政补贴、消费刺激、减免税费等末端手段化解，是制约国内大循环最核心、最顽固的堵点卡点。

这种“金融端货币泛滥、民生端购买力枯竭”的两极分化，使生产扩张与消费能力彻底脱节，造成以下后果：（1）生产越扩张，商品就越积压，社会就越内卷；（2）货币越增发，钱生钱剥削就越厉害，家庭就越缺钱；（3）就业越困难，生存危机就越严重，婚育就越低迷。最终形成“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只要货币发行依然垄断在银行部门、不直达育儿家庭，这一根本矛盾就无法克服，社会生产过剩与内需不足将长期并存。

三、模拟改革结果：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会计语言表达

本节模拟生育铸币制度的改革结果，形象展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在会计层面的应有形态，以此反证“货币是银行负债凭证”的谬误。

（一）改革目标：让人民成为国家经济的债权人，实现产销两旺

过去，银行部门把货币印出来放贷，例如借给某企业 30 亿元修建机场，由此成为国家经济的债权人。然而，人民缺钱消费和生育，使孩子越来越少，将使坐飞机的人逐步减少。显然这是国家资源错配，使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今后，国家改把货币造出来发给家庭部门生育孩子，人民把钱存在银行里；企业通过银行向人民借钱，同样修建一座机场。这样，人民成为国家经济的债权人，并且后继有人，可以随时从银行取钱出来乘坐飞机，国家就能实现产销两旺。

由此可见，我们与其让银行部门凭空成为国家经济的债权人，不如让人民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人。

（二）改革模型

假定按照《铸币论（二）》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国家通过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以此建立起“生育铸币制度”。按照该方案，央行按月通过社保部发行货币给育儿家庭用于生育补助，形成人民的“原始存款”；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 50%，以此阻止商业银行再发行货币；与此配套，央行补充发行货币，交给社保部，分散存于各大商业银行，用于填补各银行

的存款准备金差额。改革完成后的结果举例如下。

例 2：假定央行合计发行了 300 万亿元货币，形成全国所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储户的“原始存款”。存款准备金率是 50%，表明商业银行最高可以放贷出去 300 万亿元。在剔除银行周转资金的影响因素后，假定实际按 0.8 倍顶格放贷出去 240 万亿元，相应增加储户的“次生存款” 240 万亿元。不考虑其他报表项目，则商业银行的汇总资产负债简表如下：

全国所有商业银行汇总资产负债简表（金额单位：万亿元）

资产	金额	负债	金额
存放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 （=全国的劳动力商品价值；=社会权益资本价值）	300	储蓄存款：原始存款	300
发放贷款 （=银行债权资本价值，即债务人的资产）	240	储蓄存款：次生存款	240
资产合计	540	负债合计	540

从上表中可知，央行发行 300 万亿元货币，形成了商业银行资产方的“存款准备金”和负债方的人民“原始存款”各 300 万亿元；商业银行充当金融中介，把原始存款转贷 240 万亿元出去，形成资产方的“发放贷款”和负债方的“次生存款”各 240 万亿元。这样，资产、负债各 540 万亿元。其经济含义是：

原始存款中有 240 万亿元与银行的发放贷款 240 万亿元匹配，表示人民成为国家经济的债权人，这与改革前银行部门是国家经济的债权人本质不同；其余原始存款 60 万亿元和次生存款 240 万亿元，合计 300 万亿元存放在中央银行里（存款准备金），需要去消费劳动力商品，才能继续保障充分就业；劳动者将不断地搞再生产，创造出新的商品来追求、换取这些货币，可以确保这些货币不贬值。

（三）重新认识货币

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300 万亿元，实际匹配的完全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此外，它实际也是有充足的非现金资产来匹配的，那就是全社会的权益资本价值（不含用银行贷款形成的资产），包括：家庭住房、轿车，企业用自有资金形成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公路、桥梁等所有公益性资产等等。这些权益资本的价值约等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公式如下：

央行发行的货币总额

=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人民的原始存款

=全国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总量

≈全国权益资本的价值总量

商业银行的转贷款（把原始存款转贷，使人民成为国家经济的债权人）

=银行债权资本价值（债务人的资产）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用央行发行的货币来体现，以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形式来呈现，以全国的劳动力商品来直接匹配，以全国的权益资本价值来间接匹配；（2）货币是支付工具，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

第八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

国内大循环长期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实际是货币发行脱离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本源，导致人口消费力不足的源头梗阻。其逻辑链条是：“生育劳动→人口繁衍→劳动力商品→生产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科技进步→垄断铸币→货币集中→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消费需求不足”。

生育铸币制度将重构货币发行的价值锚定与分配流向，从源头修复和打通经济循环，逻辑链条是：“生育劳动（货币发行）→人口繁衍（消费需求）→劳动力商品（充分就业）→生产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产销两旺）→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反哺生育劳动（幸福生活）”。这将持续不断地培育人口消费力，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核心机制：从“源头梗阻”到“循环贯通”的逻辑转换

（一）价值确权机制：生育劳动从“无酬付出”到“价值源头”

传统理论将生育消费视为成本负担，把生育劳动沦为“无酬付出”；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将货币发行锚定于生育劳动，实现以下三项价值确权改变：

1. 确认价值创造权。每一单位增量货币对应真实的生育劳动投入，生育不再是家庭私事，而是被社会承认为价值创造的起点。

2. 确认价值分配权。货币发行作为元分配，其铸币税收益直达育儿家庭。家庭因生育而获得经济补偿，因贡献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从此获得一种新的按劳分配权。

3. 确认价值实现权。家庭获得货币后形成人口消费力，以此推动充分就业。从此，生育消费不再是“成本消耗”，而是家庭部门实现生育劳动价值和社会人员实现就业劳动价值的双重起点。

以上机制的根本意义在于：将生育劳动从经济体系的“外部性”转化为“内生性”，从“成本负担”转化为“价值创造”，从“无报酬的义务”转化为“有回报的贡献”，以此打通国内大循环的源头梗阻。

（二）消费注入机制：从“存量调剂”到“增量创造”

传统消费刺激政策只在存量货币中做文章：减税降费是存量再分配，消费补贴是存量调剂。无论政策如何发力，都只是在已有的货币池子里搞内部转运，无法改变池子本身的水位。生育铸币制度的突破在于：通过增量货币发行直接注入育儿家庭，实现消费能力的源头扩张。这一机制包含三个递进层次：

第一层，增量注入。货币发行不是对存量货币的重新分配，而是创造全新的购买力。这部分增量货币以生育补助形式进入家庭，在存量消费之上叠加增量消费，从数学上扩大了消费总量。

第二层，乘数扩张。生育消费具有全链条带动效应：一个新生儿带来的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长达20年、覆盖母婴、教育、医疗、住房、文娱等各行各业的持续消费流。增量货币注入生育家庭，等于在需求侧安装了一个“乘数放大器”。

第三层，预期改善。家庭获得生育铸币补偿，不仅当期可支配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改善。现代消费函数理论的核心变量“持久收入”因此上移，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使消费从“谨慎”转向“积极”。

这一机制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是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调节消费倾向，前者是从源头增加居民收入本身；后者是存量调节，前者是增量创造；后者是被动的逆周期工具，前者是主动的结构性重构。

（三）就业激活机制：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

传统增长范式下的就业创造，高度依赖投资扩张：“政府主导基建投资→企业获得订单→扩大招聘→就业增加”。这一路径的致命缺陷在于：投资越猛，浪费越严重，最终就业岗位反而因企业亏损而收缩。并且这一模式依赖政府负债和政策刺激，一旦外部输血中断，循环立即堵死。生育铸币制度构建的就业激活机制，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链条：“生育消费增加→企业营收增长→生产扩张→就业岗位增加”。这一链条与投资驱动模式相比，具有三大根本优势：

第一，需求真实性。生育消费是真实的、刚性的、持续的需求，不存在投资驱动

模式下“产能建成后无需求消化”的结构性风险。企业因真实订单而扩产，因扩产而招工，就业岗位具有扎实的需求基础。

第二，覆盖面广泛性。生育消费的乘数效应覆盖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教育业、医疗业等广泛领域，就业创造不局限于少数资本密集型行业，而是遍布城乡、涵盖各类技能层次，对普通劳动者的吸纳能力远超投资驱动模式。

第三，循环自维持性。消费驱动就业→就业带来收入→收入反哺消费→消费继续创造就业，形成自维持的正向循环。

从深层机理看，就业的本质是劳动力被人口消费力有效激活。没有人口消费力，劳动者的技能再高也无处施展；有了旺盛的消费需求，即使技能普通的劳动者也能找到岗位。生育铸币制度正是通过激活消费这一“需求总开关”，实现从“人等岗位”到“岗位等人”的根本转变。

（四）代际平衡机制：从“透支未来”到“储蓄未来”

传统增长范式的不可持续性，在于它对人的再生产采取了“透支”而非“储蓄”的态度：货币扩张不反哺生育，增长成果不惠及育儿家庭，导致生育衰退。结果是：当代人透支了下一代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供给，使下一代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和孩子越来越少的发展困境。生育铸币制度构建的代际平衡机制，从三个方面扭转这一逻辑，实现从透支未来到储蓄未来的根本转变：

第一，价值跨代储存。生育劳动投入转化为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商品价值凝结在科学技术中，科学技术通过代际传承实现叠加式增长。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将当代人的生育劳动价值“储存”到下一代身上，并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实现跨代价值确权。

第二，货币跨代保值。当代人持有的货币，本质上是对未来劳动力产出的索取权。生育铸币制度确保当代货币发行与未来劳动力供给相匹配：“生育率恢复→未来劳动力充足→货币索取权有真实产出支撑→币值长期稳定”。

第三，收益跨代共享。生育铸币制度的受益者不仅是当代育儿家庭，更是下一代劳动力。因为生育率恢复，下一代劳动力规模适度、素质提升，其劳动成果不会被过重的赡养负担所吞噬，能够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代际平衡机制的核心洞见在于：货币是跨代契约，不是当代游戏。生育铸币制度使这一契约从隐性走向显性，从透支走向储蓄。

（五）通胀防控机制：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平衡”

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泛滥与生育衰退并存。长期来看，货币越来越多和劳动力越来越少的反差，将使货币泡沫越累越多，最终以通货膨胀来强制清洗。

生育铸币制度下的货币发行锚定于真实的生育劳动，孩子传承科技进步和实现劳动力价值量增长，能使货币扩张与商品扩张同步，从源头避免货币无锚滥发。这将实现货币与现实价值的主动平衡，避免通货膨胀。

（六）主权自主机制：从“外部依附”到“自主可控”

传统货币体系的深层隐患，在于货币价值锚定于外部资产（黄金、美元）或银行信用，经济发展依附于外部体系，货币主权存在结构性漏洞。例如美元霸权的核心目标是掠夺各国铸币税，明清两代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则是历史先例。生育铸币制度构建的主权自主机制，从三个层面实现货币主权的回归：

第一，价值锚定自主。货币价值不再依赖外汇储备、美元资产，而是锚定于国内生育劳动这一完全内生的价值本源。无论外部货币体系如何波动，国内大循环的价值根基不受冲击。

第二，货币发行自主。增量货币以生育补助为唯一发行渠道，商业银行回归金融服务本位，货币发行权从金融部门回归育儿家庭。发行自主不再受制于国际资本流动、汇率波动或外部制裁威胁。

第三，铸币税主权回归。铸币税不再流向金融部门或跨国资本，而是以生育补助形式留在国内家庭部门，彻底阻断外部货币体系对国内劳动力价值的远程掠夺。

以上主权自主机制与代际平衡机制形成深层呼应：前者保障当代的货币主权不受外部侵蚀，后者保障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被当代透支。二者共同构成国内大循环“横向（国际）+纵向（代际）”的双重安全屏障。

二、做强国内大循环的运行逻辑：五重螺旋上升的内生增长

传统增长范式的经济循环是外生依赖型：投资依赖信贷扩张，导致债务高企、浪费严重、企业亏损，不可持续；出口依赖外部需求，实质是铸币税外流；消费依赖本币收入增长，而本币收入增长又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了一个边际收益递减、风险不断累积的死循环。生育铸币制度将重构国内经济大循环，产生五重螺旋上升的内生增长：

第一重螺旋：生育→货币（价值确权）。生育劳动是价值创造的起点，但传统制度下这一价值无法被社会承认和计量。生育铸币制度通过货币发行对生育劳动进行价值确权，使生育与货币之间建立直接映射关系，形成生育劳动铸造货币。关键突破在于：家庭不再是消费者，而是元价值的创造者。

第二重螺旋：货币→消费（价值实现）。家庭获得生育铸币补偿后，形成真实的、

持续的、具有乘数效应的人口消费力。这部分消费力不是对存量购买力的重新配置，而是增量注入。关键突破在于：生育消费不再是被动的“消耗”，而是家庭生育劳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双重“价值实现”。

第三重螺旋：消费→就业（价值放大）。消费扩张带动企业生产扩张，生产扩张带动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增加带动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提升进一步反哺消费。关键突破在于：就业创造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驱动”，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自主”，从“周期性波动”转向“趋势性增长”。

第四重螺旋：就业→生育（价值再生）。就业充分、收入稳定、预期改善，家庭生育意愿获得经济基础支撑。生育率回升，下一代劳动力供给充足，为新一轮价值创造奠定基础。关键突破在于：生育不再是“因贫困而不敢生”，而是“因富裕而愿意生”；人的再生产从“经济负担”转变为“发展红利”。

第五重螺旋：生育→主权（价值保障）。生育率恢复保障了未来劳动力供给与内需规模，使国内大循环的价值根基、需求基础、增长动力完全内生于国内人的再生产，从根本上支撑货币主权自主。关键突破在于：主权自主不是靠“筑墙”实现的被动防御，而是靠“内生强大”实现的主动安全。

以上国内大循环的核心特征是内生性：循环的动力不来自外部投资、出口需求、政府负债，而来自人的再生产本身。这是一个自我维持、自我强化、边际收益递增的正向反馈系统。

三、做强国内大循环的系统集成：五锚合一

生育铸币制度对国内大循环的支撑，最终体现为五个“锚”的系统集成。这五锚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国内大循环自主、强劲、可持续运行的底层架构。

（一）价值锚：以生育劳动作为货币价值终极来源

国内大循环的价值起点必须自主可控。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价值锚定于国内生育劳动，使货币价值不再依赖外汇储备、美元资产、国际大宗商品定价等外部因素，从价值源头保障经济安全。

（二）分配锚：以生育补助作为货币发行的元分配起点

国内大循环的分配起点必须公平合理。生育铸币制度将生育补助的货币发行确立为元分配，使生育劳动在分配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从分配源头保障消费能力。

（三）需求锚：以提高人口消费力作为内需根本动力

国内大循环的需求基础必须内生稳定。生育铸币制度将人口消费力确立为内需的

根本来源，使消费需求不再依赖资本扩张与出口拉动，从需求源头保障循环畅通。

（四）增长锚：以生育消费作为经济增长载体

国内大循环的增长机制必须内生可靠。生育铸币制度构建“生育→货币→消费→生产→就业→增长→反哺生育”闭环，以生育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载体，从人民的生命繁衍和代际传承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主权锚：以人的再生产作为货币主权根基

国内大循环的经济主权必须安全可控。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主权锚定于国内人的再生产，使经济安全不再依赖外部资产储备或国际货币体系，从主权源头保障国家安全。

以上五锚共同构成一个自组织、自适应、自增强的经济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不依赖任何外部输入，仅凭人的再生产这一人类社会最基础活动，就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循环与长期发展。

四、制度变革的本质：从金本位、美元本位到“人本位”

自从近代欧洲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形成以来，货币价值的终极依据经历了两次重大建制：1816年英国建立金本位制，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本位制。两次建制分别代表了“物的锚定”与“信用锚定”，但均未触及价值创造的真正本源。生育铸币制度的本质是确立“人本位”，使货币锚定实现从物到人、从信用到生育劳动的根本转变。

（一）人本位与生育劳动货币锚定

所谓人本位，是指货币发行以人的再生产为依据，终极锚定在生育劳动之上。其实质是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生育劳动是历史的本体和人类根本价值，生生不息，作为货币锚定，能够万世稳固。具体来讲有以下三个优点：

第一，锚定的客观性。生育劳动是可观测、可计量、可验证的客观活动，不依赖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或制度设计。生育率、劳动力规模、劳动参与率等指标，是比银行资产负债表更真实、更稳定、更不可操纵的价值基准。

第二，锚定的内生性。生育劳动是经济系统内部的活动，不依赖外部资产（黄金、美元）或外部市场。这样国内大循环的货币价值锚，完全内生于国内人的再生产，从根源上实现了货币主权的自主可控。

第三，锚定的可持续性。只要生命繁衍不息，生育劳动就持续不断；只要生育劳动持续，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就能供给充足，创新活力将永不枯竭，货币

价值就有永恒支撑。

在人本位下，货币发行不再是金融问题，而是事关人的再生产、代际传承和文明存续的根本问题。

（二）人本位带来的根本性变革

人本位的确立，不仅是货币锚定的更换，更是分配逻辑与增长逻辑的双重根本性变革。

第一，分配逻辑的变革：从“末端调节”到“源头定调”

传统分配理论的最大盲区，是将分配视为物质生产之后的事情，使政策措施长期处于经济循环的末端调节，导致无论如何调节再分配，都无法解决源头失衡的问题。人本位的生育铸币制度，将解决货币发行源头的分配失衡问题，使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从源头确定分配正义，同时持续提升人口消费力，推动经济循环良性运转。

第二，增长逻辑的变革：从“资本驱动”到“人本驱动”

传统增长理论的核心叙事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产出增长”，人只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的再生产是外生变量。人本位的生育铸币制度，将人与资本的关系彻底倒转，通过人的再生产发行货币，不断累积人力资本和人口消费力，实现经济增长。

以上变革的实质，是将经济发展从“资本中心”拉回“人本中心”，将增长从“资本扩张”转化为“人的发展”，将货币从“金融工具”还原为“价值载体”。这正是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哲学根基与终极逻辑。

第九章 研究结论

为破解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解决内需不足和生育衰退的严峻问题，本文以“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为元命题，从货币价值论、制度论、分配论、增长论的四维框架展开了原创货币理论构建，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理论进行了正反两方面证伪，得出基本结论：货币垄断制度导致货币元分配失衡，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构建了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具体机制。现对全文总结如下。

一、从价值论看，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

经济学是研究价值创造、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及其规律的学科。其中劳动价值是核心研究对象，货币是衡量这一价值的尺度。传统经济理论要么承认货币有价值，但没能追溯到生育劳动价值本源；要么否认货币有价值。本文将货币拆分为货币载体

和货币内核两部分，并以货币内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

（一）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家庭部门生育孩子产生了货币，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商品交换。货币与劳动力是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谁拥有货币发行权，谁就实际占有了劳动力。生育劳动是货币的价值来源、价值基准和最终支持，是货币的终极价值锚定。这是货币的人民属性，也是其根本属性。因此，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有以下四层含义：

第一，货币以劳动力为物理基础。没有劳动力，就没有社会生产，货币就会失去价值依托，沦为毫无意义的废纸。

第二，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它使货币具有了真实的价值内涵，由此产生了交换功能，使货币具有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凝结在科学技术中，不断在新生劳动力中实现叠加式转移，支撑了货币的价值稳定。

第三，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灵魂。货币投放到哪儿，劳动力就会跟进到哪儿；劳动力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不断地去生产商品来追求、换取货币；谁拥有大量的货币，就实际拥有了大量的劳动力，可以驱动人们去搞生产和占有其生产成果；没有货币来消费，商品将卖不出去，人们将处于失业状态，有力无处使，不成其为劳动力，所以货币才是劳动力。

第四，货币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

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揭示了“生育铸币”是内嵌于人类经济系统中，先于人类认知而客观存在的事实；也表明货币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被深度埋藏的真理。

（二）对货币本质理论的进一步发现

商品经济从表面上看是开展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交换，但由于这些商品都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因此商品经济的实质是开展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交换；由于劳动力商品来自家庭部门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开展生育劳动的价值交换。在这当中，货币正是代表了生育劳动和劳动力商品参与商品交换。因此，货币具有真实的价值（生育劳动）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

科学技术是历史上所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结晶，是人类社会的最大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商品个体的价值来自两方面：一是通过自主学习和实践，继承前人科学技术，支撑起存量货币的币值稳定；二是来自父母原生家庭的生育劳动投入，形成以生命为基础的源生智能，产生发明、创造和革新能力，以此发扬科

学技术，支撑起增量货币发行。因此，劳动力商品是父母发起的资本，也是多代价值存储。

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货币与劳动力商品是直接等价关系，与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是间接等价关系；货币以劳动力商品为桥梁，实现对所有商品的价值计量，成为一般等价物。

育儿家庭的每一天、每一项生育劳动投入，都在推动对科学技术的传承，从而积累劳动力商品个体的价值；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投入，推动了劳动力商品的总价值增长和货币扩容，表现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货币扩容是伴随国家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步增长的货币发行；货币总量和劳动力商品总量是国家经济总量的一体两面。

劳动者需要人们用货币去消费激活，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力，进而创造出社会财富，否则就是失业者。因此消费货币产生在前，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产生在后，这是需求决定了供给。

货币是国家经济体的血液器官，其功能是充当人口消费力，负责向生产部门输送养分，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货币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广泛用于消费周转，形成人口消费力，代表器官壮实，经济就越活跃；反之，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大量集中于金融系统内循环套利和空转，就失去了功能，这是器官衰竭，将导致内需不足、社会内卷和生育衰退。

理想的经济循环是，人们在生育铸币制度下，通过家庭生育劳动和社会生产得到钱（增量货币和存量货币），然后再用这些钱来消费劳动果实（增量商品和反复重现的存量商品），并通过市场来调节，将使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保持平衡，使经济和财富实现增长。

（三）生育劳动是历史本体，“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元理论创新

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本质是从事人的再生产活动，它创造了劳动力商品这一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然后劳动力商品在社会再生产中转化为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人，也就没有人类历史，更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的可能，世界将会荒芜一片。因此，生育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元生产”活动，是一切经济结果、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的先决条件，是现实世界的根本价值，是历史的本体（终极实在），是经济学研究的终极前提（理论起点）和根本范畴（起点单元）。

生育劳动本体直接派生出了生育劳动成果、劳动力商品、货币和铸币税等四个核心范畴。其中，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货币=劳动力，合并起来表述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元命题。这一命题揭示了核心范畴之间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它直接派

生于生育劳动本体，已抵达理论追溯的终点，无法再进一步深挖，因此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经济规律，也是对经济学的元理论创新。

二、从制度论看，货币是国家设立的跨代理信托工具，即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自古以来，货币不是市场自发秩序的产物，也不是单纯的交换媒介，而是国家实现社会治理、资源配置和主权管理的核心工具：其外在表现是国家创立的统一支付工具；内在实质是国家针对劳动力商品设立的“跨代理信托工具”。在这一信托工具中：国家是委托人，货币管理系统是受托人，货币持有者是受益人，劳动力商品是信托资产。因此，货币的本质特征是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是收割铸币税的“镰刀”，具有强制性和法偿性，其价值始终锚定在科学技术的代际传承和生命繁衍本身。

货币信托工具具有国家主体性、三方结构性、时间跨代性和价值整体性四个基本特征，并受价值本源、分配正义、代际平衡、公共目标四项信托法则的刚性约束。但是，信托法则的客观存在，不等于法则的被遵守。古今货币垄断制度的演进，本质上就是一部信托法则被背离的历史。生育铸币制度正是对信托法则的系统性回归。

三、从分配论看，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即铸币税分配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自古以来，货币不只是充当交换媒介那么简单，更是社会财富的凝聚形式：谁得到货币，谁就会受益。货币发行者最先得到货币，自然成为最先受益者，享有了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占有铸币税。在中国古代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下，王权垄断货币得到铸币税，用于财政和军费开销；在中国明清两代，欧洲金融资本利用美洲殖民白银在中国建立隐秘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持续三百年把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铸币税窃取到了欧洲；现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把铸币税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产。

基于以上历史事实，本文得出了一个“铸币税定理”：货币发行者通过占有铸币税而受益，最终持有货币未花销或在通胀中贬值的人，实际是铸币税的纳税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而是铸币税的完税凭证。

本文提出货币发行市场与货币流通市场的二元划分：货币发行市场决定了增量货币的归属，是对增量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源头分配；货币流通市场仅流转存量货币，无法纠正源头的分配失衡。传统分配理论聚焦于工资、税收等流通环节的再分配，忽视

了货币发行层面的元分配属性。

本文从时序优先性、价值占有性、结构决定性和循环源头性等四个层面证明了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属性；从价值本源、再生产前提、正义基础、动力核心等四个方面证明了生育劳动在元分配中的正当主体地位。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新的三级分配框架：元分配（货币发行权，归属育儿家庭）、再分配（工资、税收、利润）、三次分配（财政支出、捐赠、理财），其中元分配是决定整体分配格局的根本环节。

四、从增长论看，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自古以来，劳动者都需要人们用货币去消费激活，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力，进而创造出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增长。养儿育女是家庭消费的核心主体，能在住房、教育、医疗、娱乐、餐饮等各个领域形成持续性的增量消费需求。这本身就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质内涵。

经济增长来自劳动力价值量的增长，这是实体内核；也来自人口消费力（消费货币）的增长，这是价值兑现。只有两者统一，才能构成真实的经济增长。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育儿家庭通过生育补助获得增量货币，用于人口消费，将同时实现家庭生育劳动价值和社会劳动力就业价值的双实现，既保障了人的再生产，也推动了充分就业，将带来长期、稳定和真实的经济增长。

生育消费是国内人口消费的核心与主体，具有刚性、长期性、全民性三大特征。生育消费强度决定了国内人口消费的规模与可持续性，它根植于人的再生产，是社会总需求的“第一推动力”，是经济循环的逻辑原点，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内生动力：具备自主性、可持续性，能够自我强化。

没有生育消费，就没有人的再生产，也就没有任何经济可言。因此，生育消费是经济的前提、消费的起点和终极目的。

传统的出口和投资驱动增长模式，本质上是外生性增长，存在挤压、挤占生育消费、持续侵蚀生育基础的问题，将削弱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供给，是透支型增长，难以持久。

生育铸币制度从价值补偿、消费激活、循环畅通、长远保障四个层面，为生育消费扩大与经济内生增长提供了制度支撑。在这一制度下，生育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不依赖外部市场、债务扩张和政府刺激，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

五、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是国家经济的货币基础

国家经济困难的首要表现是物质文化商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然后导致就业和婚育困难，引起经济萧条。究其根源，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以银行货币垄断为制度前提，严重偏离了经济现实，在实践中造成了巨大的消费短板。

本文研究发现，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广大父母生育孩子，传承了科技进步。因此，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科技进步产生的增量商品产出，源自广大父母生育孩子的人力投入，具有商品和货币双重属性。这是一体两面，使商品与货币具有了一对一关系，即所有商品都需要有货币来匹配。这表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是国家经济的货币基础。如果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人口，就没有消费和生产，也就没有了国家经济。

国家将增量货币发行给育儿父母用于生育补助，这是一种新的按劳分配形式，是物归原主，是让育儿父母享有增量商品，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反之，货币发行权被银行部门垄断，就是货币错位，例如货币被央行占有，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形成央行的庞大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货币错位使广大父母在生产劳动力商品上只有大量的人力投入却无匹配的货币收入，违背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使他们缺钱消费，必然产生巨大的消费短板，导致国家的物质、文化和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大于消费，引起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使新生儿减少。

新生儿减少的实质是家庭生育劳动大量减少，本质上是破坏了经济增长的货币基础。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使经济负增长或滞涨。

六、货币垄断制度的本质是垄断了劳动力，导致货币元分配失衡，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表明货币垄断制度不是对货币符号的垄断，而是垄断了社会劳动力，表现在五个维度：垄断了劳动力价值的社会确权（决定“什么劳动算数”）、垄断了生育劳动成果与铸币税分配（决定“价值归谁”）、垄断了全社会劳动力的支配权（决定“流向哪里”）、垄断了劳动力的就业权（决定“能否在岗”）、垄断了劳动力的定价权（决定“价值多少”）。五重垄断层层递进，形成一个封闭的垄断闭环。

历史上，从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到美元霸权，本质上都是对劳动力的跨国垄断，形成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的全球等级结构。

本文构建的“社会生产过剩理论模型”表明，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货币元分配失衡，导致铸币税集中与货币集中，引起供需断裂，成为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卡点。

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了三个受害者：育儿家庭被排除在元分配之外，导致缺钱消费，是最直接受害者；社会陷入销售、就业、婚育困难和税源萎缩的深度内卷，是传导受害者；国家因生育衰退而失去发展动力，引起文明衰退，是终极受害者。

货币垄断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货币垄断者无需付出实质性劳动，通过货币发行占有铸币税，实现“不劳而获”；而承担人的再生产的育儿家庭，通过长达 20 年的生育劳动向社会输送劳动力商品，却无法获得货币对价，沦为“劳而不获”。这一颠倒使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持续走弱，导致内需不足与生育衰退的长期结构性挑战。

打破货币垄断制度，本质上就是打破对劳动力的全面垄断，让货币发行回归生育劳动，让劳动力价值回归人民，让国内大循环从源头恢复畅通。

七、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存款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这是把会计记账规则带来的形式表现误认为是货币的本质表现。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例 1）证明，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扩张发行货币，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拥有了债权资本，这实际是占有了社会经济产出，导致铸币税集中与生产过剩；二是形成“存款货币”负债，这只是根据会计记账规则得出的负债形式表现，实际是伴随国家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步增长的货币发行，是人们需要用于经济周转、并由银行代为记账和保管的支付工具。

本文模拟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后的会计结果（例 2）证明：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央行发行的货币总额形成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人民的原始存款，等价于全国劳动力商品价值总量，从会计层面印证了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

八、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机制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使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将从源头纠正货币元分配失衡。其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具体机制体现为以下六个层面：

1. 价值确权机制：生育劳动从“无酬付出”到“价值源头”。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发行锚定于生育劳动，确认生育劳动的价值创造权、价值分配权与价值实现权，使生育不再是家庭私事，而是被社会承认为价值创造的起点。

2. 消费注入机制：从“存量调剂”到“增量创造”。传统消费刺激政策只在存量货币中做文章，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增量货币发行直接注入育儿家庭，实现消费能力的源头扩张。增量货币以生育补助形式进入家庭，形成长达 20 年的持续消费流，产生强劲的乘数效应。

3. 就业激活机制：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传统增长范式依赖投资扩张创造就业，易导致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生育铸币制度构建“生育消费增加→企业营收增长→生产扩张→就业岗位增加”的链条，以真实、刚性、持续的需求驱动就业，实现从“人等岗位”到“岗位等人”的根本转变。

4. 代际平衡机制：从“透支未来”到“储蓄未来”。传统增长范式透支下一代劳动力供给，导致生育衰退。生育铸币制度实现价值跨代储存、货币跨代保值、收益跨代共享，使当代货币扩张建立在未来劳动力价值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

5. 通胀防控机制：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平衡”。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泛滥与生育衰退并存，长期将引发通胀。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发行锚定于真实的生育劳动，孩子传承科技进步推动劳动力价值量增长，使货币扩张与商品扩张同步，从源头避免无锚滥发。

6. 主权自主机制：从“外部依附”到“自主可控”。传统货币体系锚定于外部资产或银行信用，存在结构性主权漏洞。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价值锚定于国内生育劳动，铸币税留在国内家庭部门，实现价值锚定自主、货币发行自主、铸币税主权回归，彻底阻断外部货币体系对国内劳动力价值的远程掠夺。

在上述六项机制的基础上，生育铸币制度还构建起五重螺旋上升的内生增长循环：生育→货币（价值确权）、货币→消费（价值实现）、消费→就业（价值放大）、就业→生育（价值再生）、生育→主权（价值保障）。这一循环不依赖外需、外债和透支性投资，形成自我维持、自我强化的正向反馈系统。

生育铸币制度将实现“五锚合一”：以生育劳动作为货币的价值锚、以生育补助作为货币发行的分配锚、以人口消费力作为社会的需求锚、以生育消费作为经济的增长锚、以人的再生产作为货币的主权锚。这五锚共同构成国内大循环自主、强劲、可持续运行的底层架构。

生育铸币制度的实质是用“人本位”取代金本位和美元本位范式，将经济发展从“资本中心”拉回“人本中心”，将增长从“资本扩张”转化为“人的发展”，将货币从“金融工具”还原为“价值载体”。其本质是把国内大循环锚定在生育消费之上，把经济发展锚定在人的再生产之上，在保障人民生命繁衍和代际传承中实现高质量发

展。

九、经济总纲（核心结论）：生育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

基于构建“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需要，本文提出“经济总纲”结论。所谓经济总纲，是指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统摄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的**根本动力机制**。纵观人类经济运行的历史实践，统领国内大循环畅通、经济发展可持续、社会充分就业的经济总纲可概括为：生育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

经济循环畅通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于人的再生产驱动的真实需求与有效供给闭环；而这一经济进程从根本上受制于价值本源认定、货币发行的元分配起点安排。生育消费是人的再生产的直接体现，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核心载体，是启动需求、牵引生产、带动就业、支撑增长的本源动力，是决定经济循环是否通畅、内需底座是否稳固、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的底层变量。生育消费是否充足，取决于是否获得货币制度支持、成为货币发行的起点，它从根本上塑造了一国内需结构、就业质量与发展方向。

在近代以来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不补偿生育劳动，生育消费缺乏源头支撑，使家庭部门购买力不足，进而导致商品销售不畅、就业支撑乏力、经济循环梗阻，最终使经济体陷入内需不足、就业承压、生育衰退的系统性困境。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成长乏力、循环不畅、债务高企、低生育陷阱，本质上都是生育消费未被确认为元动力、经济发展脱离民生福祉的必然结果。经济实践反复证明：脱离生育消费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循环梗阻、动力枯竭。

与之根本不同，以生育消费为元动力，以生育劳动铸造货币的生育铸币制度为长期支撑，将经济发展起点锚定在人的再生产之上，通过货币发行直达育儿家庭、以生育补助激活生育消费，从源头补齐消费短板、牵引有效供给、带动充分就业、夯实内需底座，让经济增长回归服务于人、服务于家庭、服务于人的再生产的根本目的，形成“生育劳动→货币发行→消费启动→生产响应→就业实现→反哺生育”的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与长期繁荣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因此，以生育消费为元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基础，将支撑经济循环永续健康发展。

综合上述，生育消费是决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变量；漠视生育消费、脱离人的再生产的传统发展范式，是导致经济循环梗阻、内需动力不足、增长不可持续的深层经济根源。一国经济要走出循环不畅、内需疲软、就业不足、生育衰退的发展困局，实现国内大循环畅通与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经济动力本源破题，推动经济体系从

传统的资本驱动、外需依赖、投资透支模式，转向以人民为中心、以生育消费为元动力、以生育劳动为价值本源的崭新模式。

参考文献：

- [1]大卫·李嘉图. (1817).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2]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1, 56(4): 4-20.
- [3]江小涓. 加快数字化转型,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R]. 商务部部级重大课题研究报告, 2022.
- [4]凯恩斯. (1930). 货币论. 李井奎,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 [5]卡尔·门格尔. (1871). 国民经济学原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6]凯恩斯 (1936).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徐毓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7]刘鹤.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 [8]李实, 万海远, 邢春冰, 等编.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9]米什金. (2016). 货币金融学[M]. 王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 [10]马克思. (1867).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1]马克思. (1859).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12]托马斯·库恩. (1962).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3]托马斯·皮凯蒂. (2013). 21 世纪资本论[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14]亚当·斯密. (1776). 国富论[M]. 富强,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 [15]Bloom, D. E., Canning, D., & Sevilla, J. (2003).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16]Gurley, John G., & Shaw, Edward S. (1960). 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7]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42.
- [18]Mason, A., Lee, R., & Lee, S.-H. (2010). Population dynamics: Social security, markets, and famil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63(3-4), 145-175.
- [19]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1002-1037.
- [20]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65-94.
- [21]Wray, L. R. (2015). Modern Money Theory: A Primer on Macroeconomics for Sovereign Monetary Systems (2nd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附录：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

根据《铸币论》第一篇导论，国家经济学有以下核心发现：

一、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

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创造了“劳动力商品”（孩子），然后劳动力再创造万物，产生各类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铸币税）。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而是国家设立的统一支付工具，更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商品交换。因此，货币与劳动力是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即**货币=劳动力**。这表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在培养孩子的同时，也铸造了货币；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主权属于人民。谁掌控了货币发行权，谁就实际掌控了劳动力，进而占有铸币税，最终占有生育劳动成果。

在以上关系中，生育劳动是“种子”，孩子是长出的“庄稼”，铸币税是结出的“果实”，即**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货币不是“中性的面纱”，而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和流通工具，更是用于收割铸币税的“镰刀”（索取权凭证）。

然而自国家产生以来，货币发行权被少数群体垄断，导致家庭部门付出长期生育劳动，却没有货币收入，缺钱消费，得不到铸币税。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剥削机制，也是一切经济困境的总根源。

二、现代经济的核心病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圈走社会财富，侵害人民利益

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和放贷，即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不劳而获。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病灶。其中，外汇储备的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并支撑起美元霸权。这表明，出口顺差越多，铸币税流失就越严重，家庭部门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国家有多少 M2 货币，银行部门就占有了多少铸币税。以我国为例，截至 2025 年底，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占有 3.36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306.32 吨黄金、超过 300 万亿元的国内金融债权及其他国外金融资产。这是占有了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

三、二元分离：银行占有铸币税，人民只是得到一个货币符号

银行部门每发行一单位货币，就占有了等额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这是占有了财富的实质；而货币如同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周转，持币人只是得到了一个货币符号和财富的虚名。因此，货币与铸币税二元分离，不可兼得。其实质是银行部门用零成本的货币符号套取了广大人民的真实劳动成果，搞“不等价交换”。这是货币壟

断制度下的“合法抢劫”，又称为“铸币税剥削”，使育儿家庭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劳动白白付出，没有经济回报，沦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四、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经济越发展，银行部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就越庞大，即经济增长成果（铸币税）被银行通过垄断造钱的方式攫取，而非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福祉。这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内需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的系统性困境；进而使大量年轻人结不起婚、生不起娃，导致新生儿持续减少。

以我国商品出口为例，银行部门不断发行人民币买入美元外汇，推动大量净出口，形成银行的天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产生天量出口顺差：2024 年出口顺差 0.99 万亿美元，2025 出口顺差 1.19 万亿美元。同时使人民币（M2 货币）不断掺水膨胀，持续推高了育儿成本，直接导致新生儿逐步减少。这一现象可用公式表达：“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2026 年出口顺差继续高位运行。

五、人口亡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必然结局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利用美洲殖民白银窃取中国铸币税，把中国沦为西方的“货币殖民地”，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现在这一铸币税掠夺仍在继续：我国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而占有的天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与民生需求隔离，并非真实的财富，而是美元霸权的提货单，是新中国成立后再次遭受西方“铸币税掠夺”的铁证，也是被偷走的人民血汗。

自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霸权推动并主导了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制度是生长在国家经济体上的“巨型肿瘤”，它附骨吸髓，使广大人民“骨瘦如柴”，产生“金融资本无限膨胀 vs 民生发展日益萎缩”的二元背离。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尽管我们很勤奋、努力地搞生产，不惜 996、007 式地加班加点工作，消耗时间、汗水和生命，却越来越难以养活妻儿老小，致使新生儿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在于有人垄断了货币，不断地造钱来偷：我们不断丢失真实的劳动成果，得到的只是不断掺水、不断膨胀、不断贬值、最后逐步变成废纸的货币符号。长此下去，终将把我们偷个精光，直至人口亡国，使历史悲剧重演。

六、理论遮蔽：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 16-19 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现在已经“一统天下”。它将货币曲解为银行的负债凭证，并主张货币

中性论，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长期推广的理论工具，旨在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提供理论遮蔽，维护其剥削利益。这一遮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使人们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掠夺铸币税的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自然规律或市场失灵，失去了反抗意志。

七、唯一出路：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把货币主权还给人民

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我们才能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的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进而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和摆脱美元剥削，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覆辙，也避免一百年后重演“天下兴亡”的历史周期律悲剧。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育儿家庭将得到财富的实质（铸币税），持续培育人力资本；企业部门招聘工人搞生产，能够持续从家庭部门赚取货币符号，推动充分就业和实现资本增殖；国家在产销两旺中将收取到更多的税收，用于保障民生。这将实现资本服务于人民的对立统一，最终实现家庭幸福、资本增殖、国家强盛的三赢格局，即实现“民富国强”，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